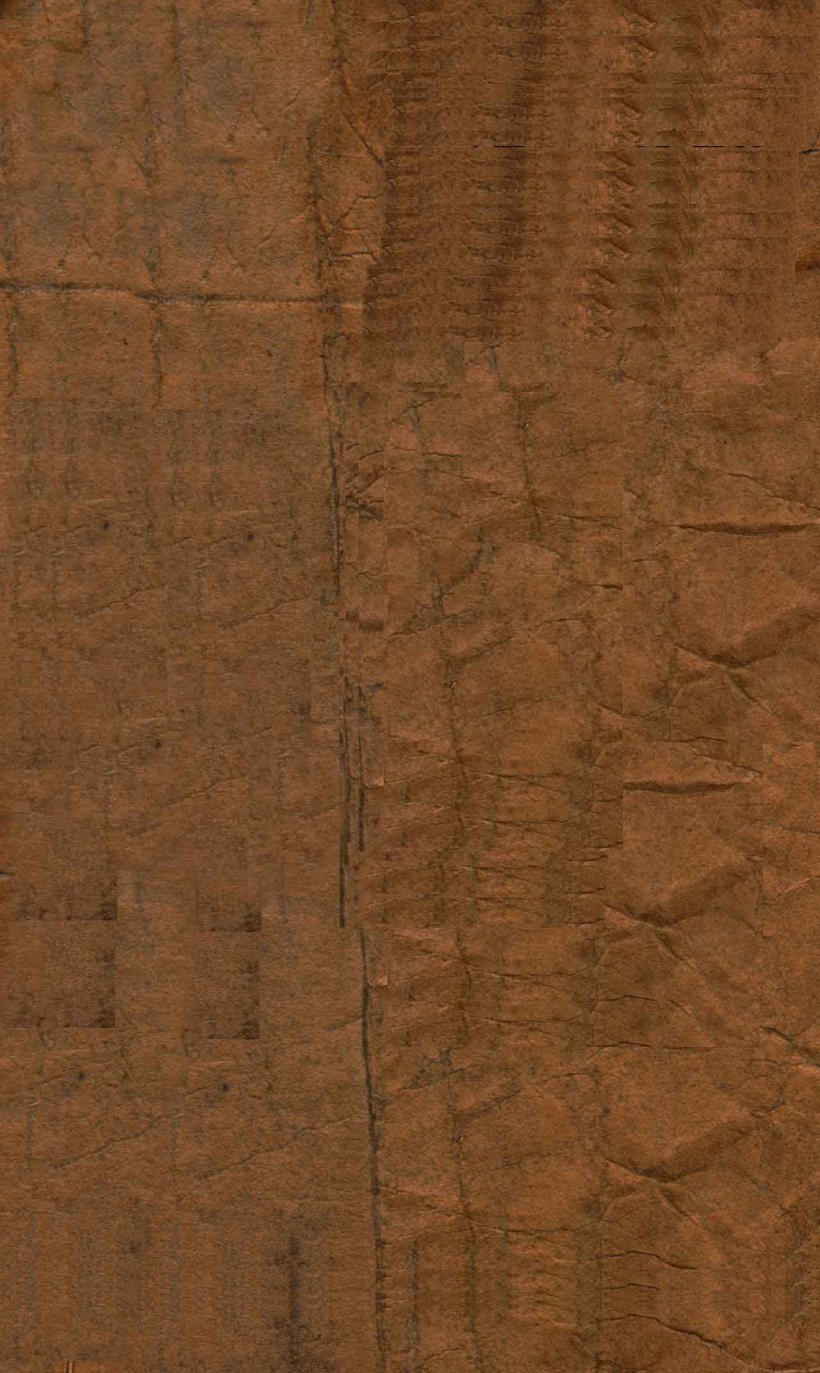


後

五七

八



康德五年五月二日印刷  
康德五年六月廿八日發行

後集

五女七貞每冊

定價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 作 人  
發 行 人  
印 刷 人  
印 刷 所  
發 行 所

奉天中街木行

王

奉天中街木行

王

奉天大西門

白

奉天大西門裡

東

奉天中街木行

洪

俠義  
小說  
後集五女七貞  
(卷八)

第九十回 金刀將說服伍文鳳 巧手將義諫趙士雄

詩曰 秋月春風似水流 等閑白了少年頭 功名富貴今何在 好漢英雄土一坵

對酒當歌須慷慨 逢場作樂任優遊 紅塵滾滾迷車馬 且向樽前一醉休

幾句殘詩念過 書接上回 徐天然擺跨花雙籃跟天霸動手 天霸見徐天然豪聽良言相勸

也真急了 七十二戰全戰完了 就剩這一戰那肯再忍 遂一擺厚背翹尖膽翎刀 竄過來戰

在一處 徐天然這對跨雙花籃 沒有十年的功夫練不出來 勾掛羣欄 這四路兵刃 惟有

這對跨花雙籃難練 施展開講究摘解撕掙 天霸的雁翎刀使的是削砍劈割 進步抽身 要

論破這對跨花雙籃 非得拿五色描金抓才行 說真了徐天然的跨花雙籃 正尅天霸的單刀

可是天霸的雁翎刀 刀法絕倫 跨花雙籃一時也不能取勝 兩個人真是棋逢對手 將遇

良材 徐天然越戰越勇 這對跨花雙籃施展開 恰似白鶴展翅 彩鳳搖翎 天霸這把刀也

是一派寒光 兩個人正在不分勝負的時候 就聽西南山坡上有人喝喊 說黃都頭休得着急

徐天然休得逞強 現有賈某來也 說時遲那時快 眨眼之間 此人已到面前 徐天然一

邊戰着天霸 一邊側目看來人 此人平頂身高七尺 細腰紮臂 面如敷粉 眉分八彩 目

似朗星 准頭端正 大耳垂輪尖下巴頰 配着菱角口 一身藍綢子褲褂 青抓地虎快靴

用黃絨繩勒着十字絆 肩背上背着小包袱 背後斜插着綠沙魚皮劍鞘 抱定一口二刃雙鋒龍泉劍 這人來到面前 黃天霸虛砍一刀 蹤出圈外 這人把龍泉劍一舉 怎見得有讚爲証

此寶劍 比湛盧賽巨闕 金銀銅鐵一齊切 入山斬猛虎 入海斬魚鼈 這時天霸站在一旁 向衆人道 那位認得這位中年俠士 衆人面面相覷 俱不認得 這時趙璧一挑大拇指 頭道 這可用着我老趙了 天霸道此人到底是誰 趙璧道 老兄弟此人吾早已認得 從前蘇州府拿小蓮花彭年的時候 我說是我拿着的 其實要沒有這位俠士 我趙璧也配露那麼大臉 天霸道 趕快說倒是何人 趙璧道 此人乃剪惡義士 乃南蠻俠的師弟 天霸着急道 倒是姓什麼呀 趙璧臉一紅道 人家乃是高人 只告訴了我個剪惡義士 我老趙已覺着光宗耀祖 豈敢再問人家姓名 大家聽趙璧始終還不知人家姓名 全拿眼瞪他 就在這麼個功夫 前面已分了勝敗了 可不是徐天然敗了 原來徐天然見平空來了這人 分明是天霸一黨 徐天然舉跨花雙籃剛要跟這位義士動手 這時張鐸叫道 寨主且慢 待小弟拿這羣鼠輩 張鐸的心意是 我龍泉溝瓦解才移禍於螺絲島 這時我再要袖手旁觀 倘被徐天然看出來 我何以爲人 故此才奮勇當先 要會戰這位剪惡義士 徐天然閃在一旁 張鐸一順雙鞭 躍過來更不答話 蓋頂就砸 這位義士往旁一撤步 讓過雙鞭絕不還招 張鐸得理不讓人 一連就是三招六鞭 這位義士閃展騰挪 把這三招躲過 張鐸心想 此人必是樣子貨 中看不中吃 曉得我的鞭招厲害不敢還招 其實這位義士 乃是半仙張子

德羽的徒弟 俠客 流同例跟人動手先讓三招 三招過去必要施絕招贏人 張鐸一錯想  
這個跟頭可栽大了 到了第四招的時候 雙鞭上下一分 上面是插花蓋頂 下面枯樹盤  
根 這位義士用了個仙人換影的招數 把雙鞭躲過 跟着劍遞絕招 張鐸便用鞭一架 只  
聽噹噹々左手鞭削爲兩斷 張鐸急縱身一躍 逃回本隊 臊得面紅過耳 這時怒憎了黃天  
蕩 哇呀呀怪叫如雷 舉双棒撞了出來 他自以爲力大棒沉 就可把他那寶劍磕飛了說起  
來黃天蕩真叫混人 他以爲得了便宜 高聲的喊道 鼠輩休要逞強 你二寨主黃天蕩來也  
人隨聲到 這一發威站在那亞賽天神 剪惡義士見黃天蕩這種毛包的神情 冷笑一聲道  
吾疑惑螺絲烏有什麼高人啦 原來都是些牛鬼蛇神山蟲野獸 這兩句話可把螺絲烏罵苦  
了 黃天蕩冲冲大怒 捧雙棒貫頂就砸 這位義士往旁一斜身撤步 雙棒砸空 黃天蕩一  
換招 雙棒點義士的二目 這位義士縮頭藏頭 雙棒走空 黃天蕩抽招換勢 左右一分一  
合 棒砸雙肋 黃天蕩看准了這一招必成 隨喝了聲小子你那走 噹的一聲 雙棒砸在一  
處 這可真是力大棒沉 震的自己虎口生疼 只覺着頭上一陣涼風 那人已踪影皆無 原  
來剪惡義士一提腰從黃天蕩的頭上飛過 在這時一舉手 劍傷黃天蕩 不費吹灰之力 可  
是義士乃行俠作義之人 一生以信義爲本 不論那時動手也要讓三招 所以這時絕不傷黃  
天蕩 黃天蕩這時也明白了 人家這次那是不過招 分明是戲耍於我 氣的哇呀呀怪叫如  
雷 這才把鬼王留下的八八六十四棒的絕招施展出來 只聽得帶的噹々風聲 怎見得有讚爲

證 狼牙一對手中拿 左右一分往下墮 先用三棒打五鬼 後使二棒往上發 雙鋒貫耳難  
躲閃 六路進棒打梅花 神棒六十單四手 拍拿蓋打勝敵家 這六十四招鬼王棒施展開  
真有神出鬼沒之能 若是平常的本領決難逃出手去 這路鬼王棒只有八仙劍法能尅的住他  
八仙劍可不能招劍訣 左手招八仙訣 右手施展劍數 口中念看劍歌 念得是拐李先生  
劍法高 鐘離拊劍辭漢朝 國舅使動鴛鴦板 國老湛蘆起鳳毛 洞賓拊定鈍天劍 湘子追  
魂命難逃 仙姑運動白蓮劍 采和龍泉似玉簫 這路八仙劍 展開拊着劍訣 真能有八仙  
臨凡般一派的寒光 也別說是黃天蕩 綠林中多大的能手也沒逃出過這路劍去 可是義士  
自來並沒殺過人 黃天蕩被這劍光逼的眼花綠亂 稍一失神右手的棒被劍削爲兩段 剪惡  
義士施展白蛇吐信 直奔黃天蕩咽喉 黃天蕩拚死命的往後一縱 才把這劍躲過 這一劍  
要是刺上 黃天蕩的金鐘罩就得完 黃天蕩連縱帶跳逃了回去 黃天蕩這一敗回去 怒惱  
了本山三寨主黑有明四寨主黑有高 一個亮萬字蓮花奪 一個亮鑽鐵二郎奪 這萬字蓮花  
奪武門中多有使用者 惟有這鑽鐵二郎奪 形如二郎爺所用的三尖兩刃刀相似 可是兩  
頭全是刀頭 一使用就是一對 再配着這二位寨主身量高大 力大過人 平常就是仗着力  
大勝人 那知這位義士 絕不懼力大 只憑小巧之技即可勝人 這二位寨主各擺動兵刃  
雙戰這位義士 三人動起手來 如同走馬燈似的 好似雙星趕月 這劍光如飛電流星 飛  
騰激刺 三人戰得正酣 徐天然看這使劍的劍法絕倫 工夫一大了 黑氏弟兄也逃不出手

來 好在他們全是會戰多時 筋疲力盡 吾們這邊全山的嘍兵 還在養精蓄銳 一點氣力未用 吾何不以多爲勝 把大隊往上一撞 豈不把他們一網打盡 想到這一回頭喝聲擂鼓 催陣這山上的號令 也是催命鼓要命鑼 這種鼓并非牛皮所造 乃是四川夔州所產的 一種夔皮所製 這種鼓打起來 真是沉雷爆豆一般 遠聞數里 在這山上又連着山上的回聲 嘍兵齊聲吶喊 真如地裂天崩 全山的嘍兵 各攜兵刃往外一撞 打算把天霸等困在垓心 那料到未等大隊往上圍 只聽正東 東南 東北 三面上殺聲大起 焉想到天霸等早有隄防 正是那金大力帶着二百名小金大力前來接應 拿着燈籠火把亮子油松往上一撞 書中暗表 這正是上回書計全錦囊授計 早已料到螺絲島 必要以多爲勝 這時幸虧有這麼一支生兵接應 那錦囊妙計授與了雙鞭將賽靈官何玉霸 何玉霸到前邊打開了紙卷一看上面的意思是 教他帶那銀鞭無敵小天保吳傑 打虎將小玄壇馬文雄 左臂花刀小羅通 黃少傑 煙薰皂杜克雄 金大力及二百名小金大力 埋伏在三莊四外 專等聽得螺絲島殺聲大起 趕緊接應 何玉霸等來到三莊附近 遠遠的散開了埋伏 見三莊沒費甚麼事取下來 他們是齊等螺絲島的大隊衝出才上前 趕到螺絲島 殺聲大起 官兵這邊別說還有探子來回探聽消息 就憑螺絲島那一陣催命鼓 就知道是大隊撞出來了 這才吩咐亮燈籠火把吶喊殺聲往上撞 金大力手下這二百名小金大力 在當初不過是平常的嘍兵 後來歸淮陽山 在金大力手下這一訓練 每人善用一個虎頭籐牌 全是慍悍矯健 兇勇異常 後來



隨金大力歸順了官家。賜名叫虎頭兵。真是以一當百。螺絲島的嘍兵全是開墾種地的老百姓。那能比的了這二百名久經訓練的虎頭兵呢。金大力傳令這二百名小金大力齊往上撞。小金大力左手藤牌右手是鈎鏢刀。可是有一半是手掄黑鐵棍。棍上滿畫白道。齊聲吶喊兄弟哥們。幹啊。往上一撞跟螺絲島的兵殺在一處。小金大力是有藤牌護身。不怕別人的槍刀。把正面的傢伙蔽住。底下一伸鈎鏢刀就是一下。就有往地下一矮身藤牌圍住自己。一個身體全隱住了。對面看着就像一個元球似的。滾來滾去可是并不開着。專削敵人的雙腿。這種功夫就跟地輪刀是一樣。專找下三路。這一下螺絲島的嘍兵可遭了報了。一輩子也沒見過這種陣勢。概不由已的全往後退。兵敗如山倒。不用等着小金大力們動手。自相踐踏的往回下捲。徐天然也知道官兵太已驍勇。自己的嘍兵抵擋不住。也只好任着他們往螺絲島裏退。這時那位義士也閃在一旁。仗劍看着敗兵由打面前過。並不肯再動手。多傷牛靈。等着螺絲島的嘍兵退的不離了。自己抽空子要走離開是非之地。天霸早已看出來。急忙趕奔過來道。義士慢走。請示上姓高名仙鄉何處。這位義士含笑答道。都頭要問在下姓賈名成字德芳。天霸忙道。原來是賈義士。常聽南蠻俠提說。有一位鎮三江剪惡義士。就是閣下。那義士道豈敢。正是在下的綽號。計全這時正督催着官兵追殺嘍兵。也來到這裏。遂說道。義士請到莊中。讓黃都頭帶領官兵把螺絲島平了。好回公館交待。正說到這裡。南邊北邊一亂。原來螺絲島的嘍兵。已全敗進島去。徐天然也壓不住陣。跟着

一塊敗了進去。忽然從南邊來了一個瞎子，北邊來了一個磨官，南邊這個瞎子，正是趙來趙元霸，他自從龍泉溝失燈之後，自己在公館中臉上無光，這才來到螺絲島幫忙，正趕上天霸等攻打螺絲島，他從南而殺退了南四寨，北面那位磨官，正是那千里狹腰尙國樑，幫着平過蘋果山的三道士，後來又幫着擒過青蓮花張志廣，歷來是暗中保護施大人，成自己俠義士之志。這時又聽得羣雄攻打螺絲島，這才來到這裏幫忙，從北面揮動鐵鑿避穴鏢，把北四寨殺退，來到了山前，官兵這方面多有認識這位尙義士道，二位義士來到面前，衆人齊聲說道：尙義士多辛苦了。天霸這時真有點照應不過來，這時候從後面轉過來安良義士亞李靖夏天雄說道：二位義士辛苦了，請到莊山歇息，待小弟抵擋一陣，說罷一擺鐵鏢，雙鏢追下去了。螺絲島也有高人，就是那六位寨主白施狻猊甘亮，他一看徐天然敗了回來，打算帶着嘍兵殺上前去，替徐天然出這口惡氣，擺動金背砍山刀往外一闖，正想着夏天雄趕奔前來，甘亮一看是夏天雄，自己倒吸一口氣，想當初在青竹塘借過人家錢，一來人家慷慨作爲贈送，人家有這種好處，自己不能再跟人家動手，只好把金背刀往肘下一壓，轉身仍回螺絲島內。夏天雄也不再追趕，這正是四義同心搶八寨，這四義就是安良義士夏天雄，公平義士趙來趙元霸，扶弱義士尙國樑，跟那鎮三江剪惡義士賈德芳，這四位義士聚在一處，彼此各叙來由，金大力這時，正對螺絲島的山口，紮了一座小團營，這個地方就見出，各人的調度了，金大力總是八旗子弟，經過相當的訓練，這時一立了團營。

小金大力兩邊雁翅排開，遠遠看着就好似有多少隊伍似的。其實就是這二百來人，金大力在這一鎮，天霸等可就騰出工夫來。全進了伍家莊，伍家莊的少莊主伍震，並非是真傻，他不過是秉性誠實，最愛正道。一見天霸等前來，恭恭敬敬迎接進去，又教莊丁收拾出乾淨屋子來，預備茶水點心招待眾人。天霸等在伍家客廳落坐，還沒有一盞茶的工夫，李四爺進來向天霸道：你伍大叔到了，還不趕緊迎接。天霸要在前些年可不聽這一套。這二年時來運轉，閱歷深了，深知道謙恭下士，是大人物的氣度，故此一聽李四爺說，伍文鳳到，趕緊答道：禮當迎接，跟着李四爺到了外面，見伍文鳳在門前等候，伍文鳳心裡這份難過就別提了。明明是自己的家，反倒得等別人迎接，才能進去，真叫反手爲客。好在天霸還肯以禮相待，出來迎接。天霸要是再有慢待情形，伍爺就得立刻撞死。這時天霸趕奔到伍爺的面前，口稱叔父在上，小侄天霸拜見。說着話納頭便拜。說道：姪兒被上命所差，事出不得已，情知有冒犯叔父之處，叔父你是量大的，務必担待姪兒。天霸這一認罪陪禮，伍爺不由臉上一發紅，趕緊用手相摻道：黃都頭你是蘇州府的八班總頭，伍某不過是一介草民，伍某担待不起，快請起。李四爺雖然一笑道：賢弟你這就不對了，這就是黃三哥的少爺，我們全是聯盟的弟兄，正應拜見賢弟，你有甚麼担待不起。伍震這時也跟了出來。見天霸跪在那迎接，他看不過去，遂說道：爸爸殺人不過頭點地，黃都頭既與爸爸陪禮，也就是了。我們再若固執，豈不成了不達時務。伍文鳳當着眾人又不好管教兒子，氣恨，哼。

了一聲叱道：「奴才還不退去，那有你我多言之理。」伍爺把天霸攆起，遂一同來到客廳，彼此落坐。是跟伍爺不認得的。由李四爺一一給引見了。有一多半比伍爺晚一輩。這個叔叔長那個叔叔短。把個伍文鳳全叫糊塗了。伍爺向李四爺說道：「兄弟，三莊已取過了，兄長你也趁了心啦。兄長你放愚弟一條生路，讓吾一走，我找一座深山古洞，不是束髮爲道，就是削髮爲僧。從此不問世事了。」伍爺的心意是現到了這種地步，管那邊的事全不對。自己一走，倒免去許多牽纏。李四爺一聽，遂說道：「賢弟，你真叫聰明一世，朦朧一時。你跟着徐天然一個佔山的草寇，值得出家當和尚老道去。這時勸你改邪歸正。你倒看破紅塵，是何道理。」趙璧在旁一聽伍文鳳說話，知道未必勸的了，他回心轉意，一賭氣就出來，來到院中，見伍震正跟李茂雄那談上了。趙璧向前道：「嘿，別說閑白啦。你爸爸一心保徐天然，不保施大人。你還不想法子。」伍震道：「我爸爸真老糊塗了。」趙璧道：「我先問你，你們家中全有甚麼人？」伍震道：「我有爸爸有老伴有閨女有小子。」趙璧道：「你們家裏倒全啊。」伍震道：「你這小腦袋瓜說話，怎麼竟帶零碎。」咱們倒可談談。」趙璧道：「你媳婦是徐天然親姪女，不是。」伍震道：「一點不假。」趙璧說：「你媳婦向着誰？」伍震道：「自然向着我。」趙璧道：「對呀，我也想是你媳婦向着你。」你孩子會說話呀。」伍震道：「小腦袋瓜，你這是怎麼回子事。我孩子又不是啞吧，怎麼不會說話。」趙璧道：「只要你的孩子會說話，我準保教你爹爹歸順官面。」伍震道：「有我孩子甚麼事。」趙璧道：「你那知道我的神機妙算，我可得教給你孩子一套話。」伍震道：「那全行。」

我們孩子又機靈又會說話比我強 趙璧道 你就趕緊招呼出來 伍震剛要往後走 李茂雄道我去吧 伍震道 要不然咱們一塊往後邊去 趙璧道 那更好了 省得教你爹爹聽見洩了氣 伍震帶領着趙璧李茂雄 一同往後邊來 穿宅過院來到內宅 丫環婆子有在院中站着的 看見少莊主帶着生人進來 急忙跑進上房 稟報少夫人 伍震讓李茂雄趙璧一同來到屋中 趙璧見迎面太師椅上 坐着一個如花似玉的少婦 容貌長的雖然嬌艷 可是含着一派端莊之氣 李茂雄認得 少夫人見進來了生客 急站起向李茂雄招呼了聲叔叔 伍震給自已媳婦引見道 這是小腦袋瓜趙大叔 少夫人噙了一眼道 就是趙叔叔就得啦 豈能這麼簡慢人家 遂向趙璧深深萬福道 趙叔叔請坐 趙璧道少夫人請坐吧 只見少夫人身旁兩個孩子 天真活潑的依在少夫人的身旁 這時彼此落坐 趙璧向武震這位媳婦道 少夫人可是徐天然的姪女 少夫人聽趙璧一問不由的臉一紅 遂答道 徐天然是吾的叔父 吾父親可不是山賊 老人家乃是一介寒士 論功名上也中過秀才 不怕趙叔叔笑話的話 吾父指着教書餬口 整年依賴着徐天然叔叔幫助過日子 吾父親也很不滿意吾叔叔這種行為 只是勸不了說不了 就爲吾的終身 把吾父母活活氣死 吾至今想了起來是一件最痛心的事 趙璧道 那樣少夫人入深明大義 吾打算勸你公爹 改邪歸正 棄綠林歸正道 連你丈夫也可以掙個一官半職 落得蔭子封妻 只是你那公爹也不怎麼教徐天然把心買住了 任憑吾們怎麼勸 沒個回心 少夫人道 一點不假 平常他沒一時不說吾那叔叔好的

趙璧道 我想要用這兩個孩子感動他回心轉意 少夫人這時站起向趙璧道 趙叔不用說吾明白了 只要趙叔能保全螺絲島掃平以後 沒有他們父子的牽連 我們已感恩不盡 那還敢妄想做官 趙璧道 打我這說 螺絲島的事與他父子無干 我們若是言不應點 教我趙璧不得善終 只要他父子一心扶保施大人 我若教他父子做不了官 我趙璧也得了好死 少夫人雙膝點地 珠淚連々 口稱趙叔々待吾 武家恩重如山 使吾們全家免受國法 全是趙叔々跟衆位的恩惠 我們武家生生世世不敢忘了大德 趙璧道 少夫人快快請起 咱們商量大事要緊 少夫人站了起來 用衣袖拭了拭淚痕說道 勸吾公爹回心轉意 吾已有了主意准能行 趙璧道 少夫人你把這主意說說 吾們聽聽 少夫人道 我回頭就待着孩子往前邊去見了吾公爹 吾以正義勸他老人家 他老人家不聽 教這兩個孩子抱着他爺爺腿一哭 他老人家要問爲甚麼哭 教這孩子如此如此一說 他老人家縱然是鉄石心 也得回心轉意 趙璧把手一拍道能行 武家有這麼位聰明賢德的夫人 那會遭橫禍 就這麼辦 吾的心意也是這麼打算 少夫人把這一雙兒女攬在懷中 細細教了兩遍 可喜這兩個小孩天生的伶牙俐齒 聽他娘說了兩遍 全記住了 照樣說了一遍 一句不差 武震向趙璧道 小腦瓜大叔 你看全比我強吧 少夫人瞪了他一眼 趙璧說 咱們先走 要一塊去 看教你爸爸疑心 武震說好好 遂一同離了內宅 三人前後進了客廳 見大家尙在你一言我一語勸着武爺 武爺真叫心如鐵石 任憑怎樣勸也是化解不開 趙璧也不答理

工夫不大 少夫人領着一兒一女打後面出來 進了廳房 先向衆人萬福 然後向公爹爹行了禮 這兩個孩子全依在爺爺的身旁 武爺仰着臉問道 你在這裏有甚麼事 少夫人這時雙膝點地跪在武爺的面前 帶淚含悲說道 兒媳有一言求公爹原諒 吾叔父不依正道 求取功名富貴 占據着螺絲島 以爲是鐵壁銅牆 敢跟官兵相抗 歷來邪不侵正 早晚冰消瓦解 免不了身受國法 公爹既然有蘇州府的一般賓朋 力勸你老棄綠林歸正道 歸順施大人 雖不能高官得做 也可以一洗惡名 就是子孫也沾了公爹的恩惠 如今竟執迷不悟 一心還是憐着我那不歸正道的叔父 早晚也不過同歸於盡 連你的兩個孫兒也跟着受了國法 怨素往爭名奪利 愛子疼孫的已又何在 伍爺聽到這裡 頓足說道 你太已糊塗了 你是我的兒媳 我不便說你 這種事你不要管 趕快回去 這時兩個孩兒哇的聲哭起來 伍爺這個心亂就別起了 一手拉着一個孩子說道 你兩個哭麼 兩個孩子一邊哭着一邊說着 爺爺你爲麼非當賊不可 還是跟我爹爹作官去多好 你就是不作官 教我爹爹作官 爺爺是太老爺 我們是官少爺官小姐 一心的非常賊不可 我們就是長大了 爺爺是老賊 我爹爹我媽媽是賊父賊母 我們是賊子賊孫 趕到教官面上抄了去 全活不了 我媽媽要是發了官賣 落在不好地方我們上那找我媽去 爺爺你還是做官吧 兩個孩子說到這裏撒着潑的哭 伍爺一蹶脚 咳了一聲 臉是通紅 伍爺道 你兩個這些話是誰教給的 兩個孩子說道 我們沒有人教給 爺爺不是總不教我們偷着拿東西喫 拿錢花嗎 你老告

訴我們偷東西那是賊沒人愛 怎麼你老非當賊不可呢 伍爺被孩子說的啞口無言 兒媳婦跪在那一個勁的哭 李四爺過來說道 賢弟你也太固執了 兩個孩子說的話 就是鐵石的心腸 也得回心轉意 教我那賢侄得個一官半職的 也好對的起你這兩個聰明伶俐的孫兒孫女 此時天霸也來到伍爺面前一跪說道 伍大叔你老竟若一死的不保施大人 我們決不能生出伍家莊 伍爺聽到這裏真正無法了 急忙用手摻着天霸道 都頭請起 有話儘好商量 兩個孩子還是哭 伍爺長嘆一聲道 你們母子亦起去罷 伍某保施大人就是了 天霸少夫人站起 兩個孩子止住哭聲 少夫人見公爹已竟回心轉意 客廳中有這些位生客不便久呆 遂向衆人萬福道 衆位叔伯伯待我們一家恩同再造 我們伍家生々世々不忘大德 衆位叔叔伯伯坐着 又深深致禮而告辭 領着一雙兒女回轉內宅 衆人沒有不暗暗佩服 徐天然竟會有這麼個好姪女 人真是不可一概而論 李四爺一想 伍文鳳雖然答應了 保着施大人 可是他要是說保不保口不應心 也是麻煩 不如把他架到公館 教大人用大義勸他 不愁他不歸心 遂說道賢弟 愚兄還有點事跟你說 伍爺道 四哥有話請講 李四爺道 我們勸你歸順官家保施大人 賢弟你雖是耳聞施大人是個清官 可還沒見過 賢弟你隨着愚兄到公館 看施大人可保則保 不可保賢弟你撒手一走 愚兄決不相攔 伍爺翻了翻眼道 四哥你既是爲小弟改邪歸正 小弟豈能再不應從 李四爺道 既然這麼着 咱這就走 天霸道那麼咱們一塊回公館 李四爺道不行 這三莊交結誰 計全道 這裡早



已安排下人了。石寶珍鎮守着伍家莊萬無一失。況且還有三老四義。早已請到東客廳。教伍賢弟那兒招待。有他們衆位帮着鎮守三莊。還有甚麼不放心。李四爺道那足行了。伍爺道：我到後面換々衣服。咱們就一同走。天霸道：好吧。我到東客廳託付託付。天霸到東客廳去。伍爺够奔內宅。敢情伍爺另有心意。心想我這條老命算頂這啦。到了公館。我把那施大人痛罵一頓。教他把我殺了。他們照樣不能打螺絲島。我也對的過徐天然了。遂到後面看了。看兒媳婦跟兩個孫兒孫女。自己心中這份難過。心說你們只顧痴心妄想作官露臉。那知道我這一走死別生離。不忍再看孫兒孫女。到了自己屋中。把一身裝老的衣裳滿穿上。兒媳婦看着納悶。也不敢問。伍爺來到前面。計全看了一怔。趕緊暗含着招呼。趙璧到了。旁說道：你看見了。這老頭子沒打算活着。你趕緊給大人送信。此人可以恩義動之。不可以力服。趙璧道：不用咱說。大人比咱們會說話。我頭裏走啦。說罷。撒腿就跑。天霸這時已竟全託付好了。諄々の又向赤鬚着龍石永石寶珍道：老義士千萬多々分神。保守三莊。石爺說道：咱們可這麼辦。保守三莊可有個時候。我的能耐就能管三十六個時辰。別過三天。你得回來。在三天二夜之內。三莊若有失誤。拿吾是問。要一過三天。我可不管。天霸道：就這麼辦。天霸又向伍震道：賢弟。衆位義士在此。請賢弟多々分神招待。伍震道：這些事你老不用分心。不止於招待衆位。連糧食全別往這運了。因爲吾們伍家莊專管給螺絲島採辦糧食。前些日正辦來一撥糧食。還沒往山裡運。現在咱們這足用。天霸道：

那更好了。這時全分派好了。天霸、李四爺，這有紅旗李煜，陪同伍文鳳一同出了伍家莊，一路上倒也平安無事。也就是半天工夫來到公館。剛一進公館，該諸鬼趙璧迎接出來。李四爺一怔，遂問道：「你怎麼倒跑裏來了？」李四爺道：「很好。」趙璧道：「得啦，四爺別拿我老趙開心啦。這時把伍爺讓進屋內，趙璧叫人打臉水淨面吃茶。天霸擦了把臉，跟着到後面回話，不一會出來向伍爺道：「大人有請。」伍爺寒着臉道：「一個草寇那担的了請，只用一個叫字就足啦。」天霸等也不答言，連紅旗李煜一塊圍隨着來到會客廳。施大人這時已由施安報告，大人迎接出來。伍爺也正到了階前，一看這位施大人全身冠帶，頭上四品的頂戴，那伍文鳳一看施大人儀容嚴肅，不怒自威，正氣逼人，把自己十分惡念已去了一半。施大人笑哈哈拱手道：「這位就是伍義士嗎？本府久聞義士俠肝義胆，濟困扶危，乃英雄之士，久想請義士爲官家效力，只恨相見無由。今日因爲螺絲島之事，才得把義士請過來，足慰本府生平之願矣。」伍文鳳這時論理應當跪下與大人叩頭，施大人也是朝廷四品官，這時大人竟待以上賓之禮，也就足夠瞧的了。那知伍文鳳來意不善，簡直沒打算活着。大人雖是這麼賞臉，伍爺心裏算鐵了，毫不領情，依然是長揖不拜。施大人絕無絲毫怪罪之意，側身讓道。伍義士請，伍文鳳隨着大人來到屋中，大人吩咐施安給伍義士看坐。施安果然在客位給伍文鳳設了坐位，伍文鳳毫不謙遜，昂然坐在椅上。大人又向李四爺道：「四壯士坐下講話。天霸等可全是侍立一旁。」大人吩咐施安看茶，施安獻過茶，伍爺本

想着一見施大人面 把他痛罵一頓 自己一死 那料施大人這份禮賢下士的情形 任你怎麼狡展的人 也就不能再翻臉了 大人讓過茶 口稱伍義士 本府有幾句話 伍義士聽了 可不要怪罪本府 人生天地以忠義爲先 光陰似箭 日月如梭 人生七十古來稀

豈不空生了吾們昂藏七尺之軀 試看綠林道中 那一個能得了好結果 常言道瓦

罐不離井口破 所以凡是懷抱大志之人 即或偶然爲境遇所迫 悞入歧途 混跡

綠林 失身草野 可是沒有不想着早早跳出是非坑 因爲不論你有多大的心胸志氣

在綠林中終不能大展懷抱 還得走入歧途 幾時見過佔據山林的人 能成的了大

事 像列國時劉展雄嘯聚山林 聲勢何等浩大 然而後來歸順王化 周天子竟御

筆親封爲護國義士 所以綠林人只要改邪歸正 一樣也能蔭子封妻 義士你久有俠

義之名 焉能不明利害 本府愛才如命 今既棄綠林歸王化 本府縱不能保義士

作官 必要奏明皇上 保義士你榮歸鄉里 伍爺見大人這種大義昭然的諄々相勸

不覺把自己一腔怒氣全消 心說莫怪人說 施大人 是一位忠良愛民如子 今日一

見果然是名不虛傳 我若再固執偏見 何似 想到這裏急忙站起道 大人這番教誨

使草民茅塞頓開 深悔一往之非 大人不以草民爲草民 草民就感恩不盡了 豈敢再有

他望 不由的給大人叩了一個頭 施大人用手捋鬚 義士請起 只恐我本府之意

非只本府之幸 實一方百姓之福 施安你吩咐他們預備酒筵 本府與伍義士把盞 伍爺忙

說道 大人乃朝廷命官 小的不過一介草民 焉敢與大人同席 施大人道 不必謙讓 施安這時把桌椅調開 廚房中早已將酒席預備好 不一刻擺上來一棹上等酒筵 這時天雷可不能跟施大人同桌 自己退出去 到前邊喫飯 伍文鳳見大人誠意相讓 只好遵命入座 有紅旗李煜 跟李四爺相陪 在酒席筵上 施大人又說了些個忠君愛民的話 這就叫禮度君子 法制小人 伍爺被施大人感化的心悅誠服 看起來世上無不可感化之人 人非草木 孰能無情 生公說法 頑石尚知點頭 只要你以至誠待人 除非痴傻憨呆 沒有感化不過來的 伍爺見這位施大人待自己一派的至誠 不由暗叫自己名字 伍文鳳你若再不幫着施大人 平這座螺絲島 天良何在 遂向大人說道 大人以恩義待小民 小民敢不把螺絲島真實情形報告大人 這螺絲島全山盡是消息埋伏 不亞如鐵壁銅牆 進山口有自行豹 自行虎 進山寨有自行人 自行犬 內寨有翻板吊板 髒坑淨坑 絞刀毒箭 飛弩飛刀 不曉得消息埋伏的寸步難行 草民雖是也會按 可是螺絲島的消息埋伏實不是草民給他裝的 這人比草民本事高的多 草民蒙大人恩義相待 決不能再有一字虛言 這個給螺絲島擺陣裝消息的人 草民也知道 此人叫趙士雄 綽號翻江犬 要想破螺絲島 非把此人請出來不可 施大人一聽搖頭道 不行吧 既是他自己擺的 當然與徐天然有交情 豈肯幫助咱們 伍爺道 大人有所不知 趙士雄跟徐天然並非義氣相投 乃是被徐天然金錢所買 絕不是真心幫着徐天然 官紳士雄事母至孝 只要有人認識他 即以

大義 這時天霸也進來 站在棹前 大人遂問道 你們可有跟趙士雄認識的 天霸跟李煜和李四爺全搖頭道 不認得此人 伍爺道 大人的手下能人甚多 草民記得石寶珍與他相識 大人可差人到三莊一問石寶珍便知 如不認得 草民再想法子 這時酒飯已畢 施安伺候着淨面漱口 天霸道 跟大人告假 我趕緊回三莊連問々石義士是否與趙士雄相識 大人道忙甚麼 天霸道 臨來時跟石義士約定他代守三莊 只管三天三夜 過了日子有失閃他老人家就不管了 大人道明天回去也不誤事 伍義士也不用走了 在公館多住幾日 伍文鳳道 草民暫時回三莊必還回來 大人道我這公館無人 就請義士保護 故爾相留 伍文鳳已明白大人之意 怕自己回了三莊 再有甚麼別的心意 遂向大人道 既是如此小民就不回去了 天霸見伍爺已答應不走心中暗喜 大人向天霸等道 你們攻取三莊 太已勞累 趕緊歇息歇息吧 明天一早再走不致誤事 伍爺也站起來告辭 大家一同出來 到了前面 談了會閒話 大家也真乏了 這一夜衆人全是安然酣睡 次日天亮出來用過早點 天霸面見大人 稟告三莊探問趙士雄的事 大人囑咐了一番 天霸出來 留伍爺李四爺等保護大人 又託咐了伍爺多代勞 隨同計全趙璧 出離公館回轉三莊 也就是半天工夫 來到三莊附近 天霸一看三莊四外 放卡的放卡 巡查的巡查 保守的非常嚴密 雖則兵不多 可是調度的得法 不亞如有千軍萬馬 天霸暗暗佩服 剛到了莊前 石永石寶珍迎上來 天霸道 石大叔真乃將帥之才 調度有方指揮得法 教你多分心了 石寶珍道

還算我的運氣不錯。螺絲島並未出來會戰。一邊說着話一同來到伍文鳳的宅院。天霸計全等先到了三俠四義的前道了辛苦。這才落坐。把公館的事如此如彼的對大家說了一遍。遂問道。衆位那一位認的那位趙士雄。若是不把此人請出來。休想打了螺絲島。趙璧一旁答道。我就不信沒有雞蛋就做不到糟子糕。沒有滴水就點不了豆腐啦。他要是死了這螺絲島就別打了。天霸等知道他愛搗亂。也不理他。這時別人全不認得。並沒有答言的。天霸知道伍爺所說。石爺許認識的話。也是猜測之意。這時安良義士夏天雄說道。提起這位趙士雄來。我倒認得。因爲我跟他乃一師之徒。我們師兄弟三人。他是排行在二。曾到過外洋。學會了各樣的消息埋伏製造法。可是他決不出世。我那三師弟就是那聖手書生小白龍方成方天化。在去年死在太湖廳。衆位許還記得。我們師兄弟三人。全是那鳳陽山通泉寨。浪裏蛟紫面崑崙煙雲叟的門下。所以要打算請趙士雄出世。我倒可前去。趙璧一旁又答道。你們太已的洩氣啦。何必費那麼大的事。咱們這有三俠四義的寶刀寶劍。咱們不許攻打一回看看。要是萬一能行的了。豈不省得磕頭禮拜求爺爺告奶奶。計全道你別瞎出主意。這螺絲島的埋伏十分凶險。我們是白費事。趙璧道。我也沒說准行啊。咱們要是不行。再請人不遲。要說是非請他不可。他要是得絞腸痧死了。我們難道說就看着螺絲島一輩子嗎。夏天雄一聽賭氣子不管。趙璧還是絮叨叨的說。就看他那個綽號就不高明。也不過是個小海狗。興的了多大風浪。天霸道他這話也有理。咱們就先跟他見一陣。倘若攻進

螺絲島 把消息埋伏破了 豈不省事 衆人也不便相攔 次日黎明 天霸正要率衆俠義士打螺絲島 忽有探子進來報 螺絲島已竟齊隊 出山口叫陣 天霸點頭道知道了 探事的退出去 天霸道他既前來會戰 我等正好前去迎敵 書中代言 徐天然自夫敗之後 回到大寨 查點傷亡了不少嘍兵 三莊又已失敗 真是愁眉不展 三莊的兵全進了螺絲島 分配安插 各寨中全忙了兩天光景 才安置完了 聚集各寨 各家寨主全到了分金廳 徐天然瞥了兩天 這時才要出胸中的惡氣 猛然間和衆寨主道 咱這螺絲島完全斷送在何人之手 張鐸道 此事全是伍文鳳勾串蘇州府官人 才有此事 徐天然搖頭道 我這三莊完全斷送在他一人之手 說着用手指着劉滾 一聲斷喝給我綁了 先打他一百軍棍 徐天然山令極嚴 嘍兵等那敢怠慢 隨把劉滾綁了 徐天然一抬几案道 你敢記恨私仇 硬說巧手將伍文鳳勾串官人 把那伍家父子逼的變了心 失了三莊 我這螺絲島又被官兵圍困 全壞在你一人身上來 先打他一百軍棍 衆寨主全替劉滾求情 徐天然道 咱們這裏的糧草原够本山中半年吃用 如今三莊的人全進了螺絲島 這螺絲島八面受敵 要是教官兵困住了 本山的糧草連三月也支持不了 那時不用人攻打 也就不能保守了 豈不是全斷送在他一人之手 張鐸道 此事也不能淨怨他一人 我們圍山這麼些人 就全沒看出人家這反間計 何必淨怪他一人 徐天然臉上一紅 張鐸道 寨主咱們與其坐着被困 何不跟他們決一死戰 萬一勝了 豈不是把這圍解了 就是不勝 我們再想法子 螺絲島有這些埋伏

也不怕他們攻打。徐天然也想不出別的法子。遂說道：「就依賢弟。大家一齊給劉滾求情。徐天然喝令給劉滾鬆了綁。教劉滾帶罪立功。立刻傳令齊隊。擂鼓三通。闖山的嘍兵齊隊。徐天然押着大隊出螺絲島。會戰官兵。出了山口。剛要前去罵陣。就見三莊內號旗擺動。不一會由三莊內衝出來大隊官兵。正是天雷跟着蘇州府一班老少的英雄前來接戰。也在山前列好隊伍。徐天然一見黃天蕩。不由氣往上撞。高跨花門藍。就要會戰天雷。黃天蕩這時說道：「兄長且慢。待小弟前去定能勝了這羣小輩。說罷舉雙棒越衆當先往外闖。他這雙棒又換了一對新的。分量更加重了。那邊天雷見黃天蕩已來到陣前。自己剛要親自戰他。鎮三江賈爺仗龍泉寶劍飛過來到陣前。用劍一指道：「黃天蕩你乃敗兵之賊。還敢耀武揚威。真乃無恥之輩。」黃天蕩氣的哇呀呀怪叫如雷。蹀過來舉雙棒就擡。賈爺略一閃身。把雙棒讓過。黃天蕩跟着雙棒一分一合。這一手雙鋒貫耳。賈爺縮頭藏頭。雙棒碰在一處。把狼牙釘自己碰折了一溜。黃天蕩一變招。右手棒順風掃落葉。左手棒攔腰斬。這一招兩式又兇又險。賈爺應的一縱退。了丈餘。三招讓過。兩人又合在一處。賈爺這才施展開劍法。劍招如電閃風馳。黃天蕩這對狼牙棒分量又重了。時時想找賈爺寶劍的劍身。給他磕飛了。賈爺留神不敢大意。施展開縮小綿軟巧的功夫。劍鋒得手只找棒上的狼牙釘就削。只聽得噹噹一片的聲音。不大的功夫。把棒上的狼牙釘削淨。狼牙棒只剩了光杆了。黃天蕩心中一亂。稍一疎神。被賈爺一劍把狼牙棒削斷了一支。黃天蕩急忙往外一縱。往回



下逃 這時賈爺要是緊跟着一縱 在後邊一劍準能把黃天蕩刺死 賈爺想着趁他一敗 教天蕩押大隊往上一衝 就可以一戰成功 那不比把黃天蕩弄死強嗎 故此把寶劍一舉示意 天蕩 緊跟着追了黃天蕩去 替天蕩回頭一看 見賈爺追了下來 心中想 我別奔木隊 怕他趁我一敗用大隊衝 打定主意 這才奔西北而去 賈爺一看 他不往螺絲島大隊裡敗 却奔西北 賈爺心說吾今天非結果你這小輩不可 黃天蕩真是急的如喪家之犬 忙忙如落網之魚 倆人恰好似流星趕月 黃天蕩從劉家莊前吊 那一過 南蠻俠張玉 睜着眼在那一站 黃天蕩還那敢進莊 仍奔劉家莊的西北山口 這地方名叫架松溝 這一道山溝兩旁全是架松 這架松搭起架子來真是一座涼棚 三莊的人每逢到了熱天 全到這來納涼 故起名架松溝 黃天蕩逃進了架松溝 賈爺也趕了進來 頂到進了溝一看黃天蕩已無踪影 賈爺正在往前查看 猛聽得嚶々々的一聲 賈爺一怔的當兒 就覺着疎的一陣風奔了面門 賈爺說了聲不好 把頭一偏 只聽嚶的一下 一枝錐子射中了賈爺的頭頂上邊 賈爺疼的可出了聲了 哎呀了一聲一轉身 伸手嚶的一聲把這弩箭拔了出來 那知山風入內 眼看着賈爺命就要絕 這枝弩箭是那裏來的呢 原來劉滾自被徐天然羞辱責罵已後 隨着大隊也到了山前 自己羞々慚々 站在人家後面 萬分無光 趁着衆人不注意的時候 溜了出來 自己想要回到劉家莊看看自己老婆孩子 是否已被官兵捉去 或者已是平平安安在家中 自己探聽探聽也好放心 那知來到自己莊上 剛剛往吊橋那邊走 那知橋那邊有

官兵把守。南蠻俠張玉在那督率着官兵盤查。劉滾這時已被南蠻俠已看見了劉滾。口操南音大喝一聲。混帳王八羔子那裡逃走。劉滾吓的急忙往西北而逃。因為往回下走。故被前面的官兵看見。倘若腹背受敵。那還活的了嗎。所以奔西北。從莊後繞了回去。這才進了架松溝。南蠻俠追了一兩箭地。看見劉滾進了架松溝。自己並沒死命的追。劉滾見南蠻俠沒有走。遂竄上了架子松隱住身形。等南蠻俠走了再下來逃走。正在這時。黃天蕩被鎮三江賈爺追的。混身是汗。進了架松溝。劉滾看的清清楚楚。心說我要救了二寨主。豈不是大功一件。遂把錦背低頭毒藥弩掛好。趕到賈爺一到。劉滾這才嘿々の喊了這麼一聲。爲是遮錦背錐。拉簧的這種聲音。賈爺一抬頭。這支錐正打中了。賈爺的天靈蓋骨縫。賈爺這時疼的已然够勁了。他自己一拔錐。山風入內。頭覺着發暈。身體一恍惚。將倒未倒。鬻滾從架子松上竄了下來。掄鬼頭刀就要取鎮三江賈爺的命。他不止於想要賈爺的命。還想得賈爺這口劍。掄刀剛要刺。只聽一聲斷喝。混帳東西。你敢下毒手。話到人到。劉滾一看是南蠻俠已到面前。吓的死亡的逃走。黃天蕩在前面等他。二人同歸蠶絲島不提。原來南蠻俠見帥弟追下螺絲島的二寨主去。心中暗暗喜歡。吾師弟決讓他逃不出手去。自己忽然靈機一動。說聲不好。古語說窮寇莫追。遇林莫入。頭裡還有一個進了架松溝。我師弟不要遭了他們暗算。遂急施展輕功絕技。颯々的脚不沾地。似箭離弦進了架松溝。正趕上劉滾下毒手刺賈爺。南蠻俠嚇退了劉滾。賈爺這時已站不住。驢通坐在地上。南蠻俠趕

緊用手扶着賈爺說道：師弟你怎麼這麼不小心。我們眼觀六路，耳聽八方，還怕照管不過來。如今竟被這小輩暗算。賈爺這時強提着精神，一字一頓的說了句：我不行了，再想說別的話已說不上來了。南蠻俠伸手把地上那枝毒藥錐拾起來，放在袋內，把自己的刀入在鞘內。伸手又把賈爺的寶劍拾起，回身把賈爺往身後一推，離架松溝不回劉家莊，直奔了伍家莊。官兵們一看全是一怔。南蠻俠措了賈爺進了院內。這時石爺見南蠻俠，揹着賈爺回來大驚失色，急問這是怎麼受了這麼重的傷。南蠻俠說道：先把他放下再說吧。來到屋中把賈爺放在床上。南蠻俠略略喘息了喘息，把鎮三江賈爺被飛天豹子劉滾暗算的事說了一遍。石寶珍道：看這情形性命不易保了。不如鳴金收兵，也好大家計議此事。南蠻俠道：好吧，你就去傳令。石寶珍來到莊前傳令：鳴金收兵，噹噹噹一棒鑼響。這時前敵上正在鏖戰，因黃天蕩敗走。徐天然一看二寨主已敗走，別人恐怕更不行，自己遂一舉跨花籃，出離本隊要會戰天霸。天霸也要親自戰徐天然。有萬君兆一擺翅尖厚背雁翎刀，張景龍亮十三節枯骨亮銀鞭，竄了出來，戰徐天然。徐天然這對跨花籃，神出鬼沒，招數神奇。萬君兆張景龍武藝雖高，三人這一戰上，打了個平手。要論單打獨鬥，未必是徐天然的敵手。這一雙戰可就占了便宜了。三人正殺的難解難分的時候，官兵這邊猛然一棒鑼響，張景龍往外縱的快，竄出圈外。萬爺稍慢一點，被徐天然跨花籃，點傷了後背。徐天然見官兵忽然鳴金收兵，就知道他們有什麼事。剛要調大隊趁勢衝殺，耳中聽得本山這裡也

鳴金收兵 自己也只得退了下來 原來螺絲島這裏是黃天蕩劉漢已逃了回來 見官兵這邊鳴金 遂也傳令收兵 因爲已知官兵那邊防守甚嚴 恐怕中了官兵誘敵之計 兩下這一收兵 這兵戰就算對分勝負 這裏仍由金大力鎮守 各處放卡放哨一概的小心偵查 恐怕螺絲島出來偷營劫寨 吩咐完了 天霸隨衆位老少英雄回了伍家莊 石寶珍已把鎮三江賈爺受傷的事 告訴了衆人 天霸等驚慌失色 急忙來到客廳 見賈爺倒在床上 面如死灰 腦袋上已腫起多高 天霸趕到近前 斟了聲賈大哥 你會受了這麼重的傷 疼死小弟了 賈爺這時倦眼微睜 看了看天霸 掙扎着說道 老兄弟哥哥命在旦夕了 一句話說完 就喘成一片 南蠻俠張爺不住落淚 連叫道師弟你可坑死我了 我父親就收了師弟你一人 我們情同手足 向來沒紅過臉 真是沒好够 如今竟遭慘死 可疼殺愚兄了 趙璧還是說俏皮話 向張爺道 那就會死啦 幹麼賽託孤似的 一屋子人全是萬分慘切 誰還顧答理他 萬君兆上好了藥 也過來看望 他們這種金瘡鐵扇散 只要是不大重的傷上上就好 這時就有說何不把五福化毒散給賈爺上點 那不是專門治毒藥暗器嗎 計全道不行 賈爺這傷已把腦子腦髓動了 就是仙丹妙藥 也難以救他 不如先給砸點綠豆汁灌下去 倒可稍延時刻 賈爺有甚麼身後遺言也好說說 天霸道這倒是法子 趕緊吩咐人 把綠豆汁你來 用開水調好 給賈爺喝下去 工夫不大果然有效驗 賈爺把眼睜開 向南蠻俠張爺看了看 張爺近前說道 賢弟你這時覺着可好 賈爺道我沒有一毫生望了 不過我知道我一

定活不了 當年在 我恩師前曾起過誓 一生決不作趕盡殺絕的事 如背此言 不得善終 今日我不守誓言 那能不死 師允我死後並無留戀 不過我若嚙了這口氣 千萬不要在此成殮 把我搭回公館 教大人看看我是爲大人而死 以表我爲大人效死命之意 我這屍身 師兄你務必把我運回常州府賈家屯 教愚弟得正首邱 家中有你的弟妹跟你七歲的姪兒 你那姪兒師兄務必多多照管 你那弟妹能守則守 不能守則嫁 張爺聽着不住落淚 隨答道 師弟你一切放心 弟妹我是見過 他是知三從四德的 定能守的了節 至於我那侄兒更不用掛念 我拿他當我親生自養的看待 必要照管他長大成人 賈爺微微把頭點了點 這時賈爺看見了自己那口寶劍尙在身旁 略微喘了喘氣說道 我恩師賜我這口龍泉劍 囑咐我 這口劍就如同我的性命 所以我看這口劍 比我的性命還重 我如今被人暗算 仇人可不是黃天蕩 實是那賊子劉滾用暗器傷我 不論是誰能給我報了仇 我就把這口劍送給他 天霸這時湊到賈爺面前說道 賈義士你是爲官殞軀 死有餘勞 我必要稟明大人 義士的家族必要從優撫卹 義士雖未能作官 大人必請封贈以慰忠魂 義士你的家族也請大人永遠恩待 那姪兒必要滅大人保他作個一官半職 愚弟若是不照這樣辦 天地不容 賈爺聽着點了點頭 臉上的神情似乎一陣難過 可是一點眼淚沒有 大家這時全靜悄悄站在床前 計全悄悄跟天霸說道 你看大約不行了 這叫迴光返照 果然賈爺臉上一時不如一時 一剎那間見賈爺胸口一起 喉間的絕痰上湧 立時這口氣嚙了 可憐這蓋世英雄 練

就得一身絕藝 只爲貪功輕敵 死在無名小輩的手中 所以兵法有云 驕敵者必敗 拿着這麼大本事的賈爺 楞死在大意兩字上 大家這時不由的放聲慟哭了一場 這種地方並不是一定的得有感情 因爲此時全是在前敵上 誰也不能保定了不叫甚麼危險 看見了賈爺的結果 那能不起一時的感觸呢 大家哭完了 天霸道 咱們不可背了義士的遺言 先不必給他穿壽衣了 趕緊抬回公館 教大人看看 也好表白賈義士爲大人殞軀之惹 計全道 事不宜遲 趕緊就走吧 伍震跟着找來壯兵 用板子綁好繩子 四個壯兵抬着走倒不費事 天霸託附石寶珍照管三莊 請張爺回劉家莊保守 南蠻俠對於師弟的屍身還是戀々不捨 又痛哭了一場 大家勸着南蠻俠回了劉家莊 伍震向天霸道 我也跟去到公館看看我爸爸 趙璧道你倒真是孝子 時時把你這塊爸爸攔在嘴裡 伍震道 小腦袋瓜大叔 你這是怎麼說話 你把你爸爸全是攔在嘴裡 當餚々吃 大家這時全止一心的煩惱 趙璧還是玩笑 天霸吩咐完了 叫來十六名莊兵 分四班每班四人 抬着賈爺的屍身 護送回公館的人 計有夏天雄 伍震 趙璧 計全 天霸五位 立時起身 也就是半天的功夫來到公館 早有人通報進去 伍爺迎了出來 見鎮江賈爺慘死 也是十分哀悼 天霸先獨自進去 稟明了大人 大人頓足喚息 教把賈爺的靈停在配房 教施安把自己的袍褂拿一套來 給賈爺做壽衣 靴帽也拿出来 大人說 本府奉旨出京 有便宜行事之權 現在按六品軍功追贈 本府隨後具摺褒獎 可是把頂帶給換了 趕緊買一口上等棺木成殮 本府親自致祭

天霸又把賈誥的寶劍送到大人面前，把遺言說了一遍，請大人代爲保存此劍。大人點點頭，這時前面已把賈爺靈停好，一會棺木買來，忙着成殮。大人親自祭奠了一番，大人回到屋中，家人全上來給大人請安。夏天雄向大人道：「趙士雄必須趕緊請出來，好破螺絲島。此次若是先請趙士雄來，賈爺那喪命，不過是得求大人恩典，倘若趙士雄肯幫着破螺絲島，務求別再追究他勾串徐天然之罪。」大人道：「本府求賢若渴，請他還請不來，那能有別的意思。」夏天雄給大人請安退下來。大人派一名巡檢領四百銀子，去到常州府買家屯，與賈爺家中送去，先不要提賈爺去世。俟後請南蠻俠運回靈柩再說。衆人退下來，一夜無話可叙。第二日趙璧伍震回轉三莊，夏天雄計全天霸，各備了馬匹由公館够奔趙家屯，過了黃浦口，順着大道走下去。趙家屯離着公館也就是七八十里地的路程，到了午時，三人打了尖，跟着起身，牲口的脚程很快，到了申時已竟離着趙家屯不遠。夏天雄用鞭子一指說：「由前面那村莊過去，再過了有村莊就到了。」說話中間過了向前這個村莊，見遠遠的一片竹林，莊前一條小溪，碧水潺潺，一段小木橋，過了木橋，一片竹林。夏天雄說：「我們青竹塘有竹子，這趙家屯也是竹林深茂，計全見這地方清秀入畫，進了這趙家屯，三人下了馬。」夏天雄說：「前邊那所宅院就是天霸等一看坐南向北的一所宅院，門前是四棵龍爪槐，兩棵垂楊柳，來到門前，夏天雄把計全天霸的馬全給拴好，天霸見門上題着塊樂善好施的匾，天霸說：「這位趙大爺還是位善士。」夏天雄說：「這塊匾倒不是給我師弟掛的，這是老太太冬

捨棉衣夏捨暑藥 鄉里感念老太太這分善心 才公送了這麼塊匾 夏天雄一邊說着 上前拍了拍門 其實門並沒關着 這是爲的叫人出來好去通稟 果然裡面出來一個老人家 精神非常 一見夏天雄急忙過來請安道 夏大爺你怎麼還用通稟嗎 夏天雄說不是我一個人來的 你進去稟報 就說我陪着兩位朋友前來拜望 老人家進去通報 不一刻從裏面走出一人 天霸計全見這人像貌出奇 長的是乍腦門 悶樓頭 甌樞眼 一腦袋的頭髮滿是捲着的 天霸等一見 知道必是趙士雄了 士雄向夏天雄請安問好 夏天雄給引見道 這就是吾師弟 這位姓計名全 趙士雄道哦 鏢行中有一位神眼計全 可就是尊駕 計全道不敢正是小弟 趙士雄道聞名已久 夏天雄又指天霸道 這是蘇州府八班總頭黃 趙士雄一聽就是一怔 夏天雄道 賢弟不必疑心 跟愚兄吾來的 還有什麼意思嗎 天霸跟着拱手說道 趙大哥英名遠震 天下聞名 小弟久欲拜見 總未得暇 今日一見足慰生平 趙士雄道 黃都頭過獎了 這裡不是講話的所在 裡面請吧 這才一同來到客廳 天霸一看這客廳中的陳設 莊嚴華貴 迎面上二架花梨條案 一張大理石鑲心的八仙棹 兩旁兩把太師椅 條案上當中有一個玉如意 兩旁一對玉梅花盆景 條案頭上 這邊是古瓶 那邊是古鏡 靠兩邊山牆 也有條案棹椅 圖書珍玩琳瑯滿目 牆上的字畫盡是元明真蹟 天霸一看這客廳中 陳設這麼富麗堂皇 可是趙士雄身上的衣服非常樸素 落坐之後 夏天雄先問候了老太太的近况 趙士雄道 他老人家倒平安康健 師兄此來可是有事 夏天雄



道 明人不作暗事 我是夜猫子進宅 無事不來 倒是有一事跟賢弟你商量 趙士雄道  
師兄你不用說了 你准是爲螺絲鳥的事而來的吧 夏天雄道 師弟你真聰明 愚兄正是爲  
此事而來 趙士雄道 小弟當着黃都頭許仁兄 可不能說一字虛言 師兄你們來晚了 早  
來五天吾准能幫着師兄 螺絲鳥已竟來過兩次人 小弟吾都未肯前去 這時師兄前來 小  
弟豈能再出山了呢 請師兄原諒 夏天雄一聽 不能幫着他們破螺絲鳥 暗暗着急 遂問  
道 師弟你跟徐天然有什麼淵源 給他出這種力 賢弟豈不知有通賊之嫌嗎 趙士雄臉一  
紅 長嘆一聲道 小弟實有不得已的苦衷 書中代言 趙士雄跟螺絲鳥 確有一段淵源  
原來趙士雄是世家子弟 世居趙家屯 家世富厚 可是他的同族盡是些貧寒之家 趙士雄  
是位暮生 在趙士雄沒落生 他父親就一病而死 家中又無別人 趙士雄的母親是響鈴鏢  
周昆的姑母 自從丈夫去世 生了趙士雄以後 撫養着孩子守着節 同姓木族 早就想着  
趙士雄這份家產 只是在趙士雄父親在着 他們都不敢上前 趙士雄父親這一去世 他們  
可就全來了 本來孤兒寡母容易欺負 大夥一齊上手 趙士雄的母親是一位賢良的婦人  
那能擔的了這夥人算計 不是這個佔了地 就是那個佔了園子 老人家趙福氣的聲  
脚 跟主母說 我們有紅契在手 何不去縣裡告他們 趙士雄的母親說 屈死不  
告狀 餓死不作賊 吾們又沒人又沒勢 只要我們餓不着 只愁着少爺長大成人  
再出這口惡氣 趙福也是無法 幾年的工夫家業被人說去一半 這時趙士雄已竟九歲

每日在學房念書 天性聰明 漸々也知道自已家中產業 被人訛了不少 只是自己年歲太小 雖是知道 也不能找 這年周昆望看望姑媽 一聽家中這種情形 忿忿不樂 就要出頭找這些人 趙士雄的母親說道 你不要胡鬧 你雖是至親可是外姓 所以藉我們產業的全是當門家族 那如何能參預呢 只好等你表弟長大再找他們 我們有紅契在手 那怕一百年也是我們的產業 周昆道姑媽 我表弟淨會念子書 趕多怎念出來 不如棄文就武 學點武功本領 將來自有出氣之日 你老可得現時忍痛割捨 跟侄兒到鳳陽山學藝 你老人家要是捨不得我表弟 那就不用想爭回家產了 趙士雄的母親一想也對 要不然將來這個氣怎麼出 遂說好吧 我雖是就生你表弟一人 我決不能溺愛不明 那麼你們哥兒兩個就去吧 學出本領來 將來也好作一番事業 周昆見姑媽答應了 過了兩天表兄弟二人起身 來到鳳陽山就拜在公孫治門下 學藝六年 練就一身本領 這年正趕上師兄夏天雄來看望師傅 趙士雄聞聽師兄會造消息埋伏 一心要跟師兄學 夏天雄道 我雖是會也會的不精 我是在外洋學來的 師弟你若是一定要學 得跟我往外洋去一釐 趙士雄道好 師兄去的了我也去的了 夏天雄道那麼你就跟我走 吾是常走蒙古的鏢 那離着外洋就不遠了 夏天雄就帶着師弟趙士雄 去到外洋學消息埋伏製造之法 在外洋五年的光景 趙士雄天生的聰明靈巧 不論多奧妙的機關 一看就會 所以他這種製造消息埋伏比夏天雄高的多 趙士雄離家已久 很是想念母親 又不知家中到了甚麼樣子 遂回

轉家中 仍然找到師兄鏢局子裏 跟師兄夏天雄說要回家看望母親 我已有這身本領 他們誰還敢欺負我 這還回去也好出吾們這口惡氣 夏天雄道 師弟你可別胡鬧 你們的家產並沒有別人訛 全是你的當門家族 不是你的叔々伯々 就是你嬌子大娘 你能跟誰動胳膊根 趙士雄道 那麼這口氣就不用出了 夏天雄道 爲甚麼不找他們 吾另另有法子 師弟你回去够奔淮安府 你表兄周昆在淮安府當了班頭 到那裡教你表兄求知府大人替你作主 別說你這些窮本家還是鄉民 就是有點仗勢也抵不過淮安府的手眼大 趙士雄一聽這法子倒對 遂拜別師兄來到淮安府 到府衙門找到周昆 表兄弟見面自有一番親熱 趙士雄把自己來意說了 周昆說道 這個許行 吾跟知府大人能說話 遂上去跟知府一求 知府道 本府治下 他們敢訛人家產業 欺凌人家孤兒寡母 難道就沒有王法了 不得仗着本府的勢力妄造黑白 被人家訛去的產業 必須要有紅契文書 周昆把趙士雄叫了上去 親自與知府叩頭 求知府給自已作主 知府大人遂說道 你們全是本府的治下黎民百姓 本府豈肯不保護你等 況且你母親撫孤教子 守着節操 並聽頭日周昆說 你母親樂善好施 廣作善事 本府愈加欽敬 你這點事本府看用不着費甚麼事 鄉下人禁不住吓嚇 本府親自題匾給你們榮耀門楣 一塊是樂善好施 那算本府給掛的 一塊是大中善士 那算是鄉鄰公送的 派一堂鼓樂送去 本府再親自到你家中 給你送匾 挺勵函孝也 不算時分 那時你再把紅契文書呈與本府驗看 果然是實 本府傳這些刁民 追究訛去

田產 趙士雄一聽趕緊叩頭謝過知府大人 趙士雄在府衙住了四天 這兩塊匾連刻帶做晝夜的趕 頂到四天頭上 匾已做好 知府大人派了一班鼓樂 親自給趙士雄的母親掛匾 這一掛匾不要緊 把這地方就鬧動了 全知道趙士雄作官啦 連淮安府全給人家掛匾 趙士雄到了家中見門庭蕭索 只有趙福一人照管門戶 知府這一掛匾 立刻門第增輝 街坊鄰居是那沒欺負過趙家的 全來幫忙照料 兩塊匾一塊掛在門頭 一塊掛在過道裏 趙士雄把知府大人迎到客廳 把個趙福喜歡的就不用提啦 老太太也知道兒子露臉回來 萬分喜悅 趙士雄到了後邊見了母親 叩過頭略略的把眼前的事說了說 趕緊拿着紅契文書 到前面呈與知府大人驗看 知府一看確是紅契 全是多年的老產業 連天啓年間的全有 看完了向趙士雄道 你這全是真憑實據 本府給你重稅契 知府吩咐傳地方 地方早在這侍候着啦 知府道 趙家這些田地被人訛去 你就該管 你管不了 也可以給報官 請求官斷 你一定是勾串了這些刁民從中取利 本當重打你四十大板 警戒警戒你這奴才 姑念你無知之人 他們這事又是一門一戶 你趕緊把趙家的田地查明 是有訛趙家地的 全給傳來本府依法判斷 地方叩頭謝過大人 本來這些事全在地方肚子裏裝着 他也不用打聽 趙士雄把被人訛去的地土開了一個單子 呈與知府 知府大人教地方挨戶傳人 完全是本鄉本土的人 按着名單一傳 敢情這些人們別看在本鄉本土吹鬍子瞪眼 敢到一經官面就完啦 暗含着種着地的也不種啦 快收成的也不敢收啦 地方傳去 滿是女的

在家 問他們富家的 可好全是一個辭兒 不是出門就是上口外 地方明知是不敢出頭 再問訛去的地 是你們的 不是 立刻痛痛快快的告訴地方 自己家裏沒有地 地方回來稟報了知府大人 說是這些人全不敢出頭 所有的地土 完全可以領來 決沒有糾葛 知府大人道既然那麼就教原業主領回 本府出一張告示 如有阻止原業主收地者 可到本府前聽候公斷 他們訛去這些年 本當法辦 姑念全是趙氏的宗族 着令趙士雄不以追究 知府見已沒事啦 回轉府衙 趙士雄把知府大人送走 回到內宅 跟母親細說已往之事 趙士雄這一回來 重整家業 復興門庭 母子安居樂業 就有人出來 給趙士雄提親 說的是趙家屯賈氏之女 也是一個世家 趙士雄也樂意 連放下聘禮 過了沒有幾月 迎娶過門 這位夫人很是賢惠 事奉婆婆非常盡孝 那知否極泰來 樂極生悲 轉過年來 老太太忽得重病 病的很凶 到了晚間越發沉重 趙士雄一想 要一就誤就許治不了啦 趕緊得找大夫看看 想了想離着本屯三里多地李家村 有位老先生很有名 不如把他請來 遂囑代夫人好好看看老太太 自己忙的連燈籠全顧不的點 出了大門往前走 蹣的撞了在一個人的身上 留神一看 趕情在親爪槐上吊着一人 趙士雄大吃一驚 急忙摸了摸這人心口還熱 大約也就是剛吊上 趙士雄把這吊的給落下來 不大工夫 這人緩醒過來 看了看趙士雄 長嘆了一聲道 這位爺台你老救了我可是積德 但是我還是得死個二回 我實是活不了 趙士雄道你老有什麼了不得的事 我既然救了你 就不能教你再死二

回你說說因為什麼 我若是能救的了也未可知 這人長嘆了一聲道 我本是販藥材的客人 這次販了許多人參鹿茸牛黃狗寶 貴重的藥材 爲是帶京城去賣 那知全被人劫去 我是傾家敗產 我怎麼能活 趙士雄說這麼說你一定明白醫道 那販藥材的客人道 我乃大方脈出身 內外兩科我全會 趙士雄道我現在有急事 你到我家中等我 我回來必給你想辦法 那人道 你老請吧 我實在活不了 你老總算有救我之恩 今世報不了你老 來生也要報答你老大恩 趙士雄道那變你的藥材值多少錢呢 那客人說道 論起成本來不過五千銀子 可是要運到北京去賣 准可以賣五萬 我是行家買的便宜 藥材的利大 趙士雄道我既救你就不能教你再死 五千銀子我送給你 你就別死了 我現在是急去請醫生 給我母親看病 那販藥材客人說道 老太太病了 是甚麼病 趙士雄把病形說了說 那客人道 這種病我能治 趙士雄道那更好了 省得我去請人了 兩人一同回到趙宅 把這人讓在客屋 趙士雄急忙去到後邊告訴婦女們迴避 又出去把這人請進去 趕到一診脈 這位客人知這并不是甚麼凶險大症 不過是風寒閉塞住了 略一疏散見汗就得了 診完了脈來到前邊 向趙士雄說道 我保老太太一劑藥就好 遂開了一個方子 也全是草藥 這趙家屯雖是偏僻的點方 可是小藥舖遠有一家 跟着叫趙福把藥買來 煎好了給老太太喝下去 果然夜間見了汗 第二天病交好了 無非身體軟弱遠得將養 趙士雄見母親好了 遂把請醫生救人的事 告訴了母親 並說這客人把藥材全被山賊劫去 無法生活 兒已應許

了送給他五千銀子 好救他再去經營 老太太向來就是好善 遂說道 理應這麼辦 何況人家還有救爲娘之德呢 趙士雄來到前邊 跟這人說道 我已跟尊駕說過 送你五千銀子 再去經營 可是你的東西在那被劫的 那人說道 我約畧的打聽得這夥賊盤踞在螺絲島 趙士雄道好吧 我許願不叫螺絲島的附近行旅客商受害 遂叫趙福搬出五千銀子來 那人見趙士雄這麼慷慨 不禁的感激涕零 遂說道 我與你老人家素昧平生 那敢領你的重賜 趙士雄道我這人是愛交朋友 錢財是身外之物 不是我力量可以辦嗎 那人道 大恩不言謝 只是這麼些現銀 如何走的了 倘若再被賊人劫去 那如何是好呢 趙士雄道 老太太病剛好 我實不能離開 不然的話我就送你一程 這麼着我派十名壯漢 連担着銀子帶護送 趙爺說罷 遂找來十名壯漢 全是身大力不虧的 五個人挑着銀子 五個人各持器械 把這位客人送走了 過了幾天老太太病已好俐落了 趙士雄跟余親說 這螺絲島爲害地方 兒已許願保護這一方的客人不教賊人猖狂 老太太道 兒呀你可不許胡鬧 要跟山賊作對那還有好嗎 趙士雄道 兒也不是跟山賊開仗 我只不教行路的人走他山前 老太太道 保護行路的人倒是一件好事 你可要明白娘只生了你這一個兒 你可不得冒險作事 你到廂房躺箱裏看看 那有一把兵刃你拿來 趙士雄隨到廂房裏 打開箱子一看 果然有一把奇異的兵刃 向來沒看見過 有三尺多長 三楞鋒利異常 把這兵刃拿過來 只聽母親問道 你認識嗎 趙士雄道 兒不認識 老太太道 這兵刃名三黃透甲錐 乃

家傳之寶 能扎鋼刺鐵透甲穿盔 你既有本領拿他作個防身之物吧 趙士雄試了試 果然鋒利異常 拿他當水刺子使換正合手 趙士雄買了一匹小驢 這匹驢長的格別 白鼻子 眼圈白肚皮 又僱了些莊上的窮人們四處去探聽 打聽得那天有行路之人經過螺絲島的 趕緊來報告吾 趙士雄得着信就在要路口上一等 客商們一到 趙士雄老遠的就喊別往那邊走啦 前面有螺絲島的山賊 非劫你不可 客商們那有不害怕的 就問 這位爺你老真是一份好意 可是吾們不往前走 別無道路 趙士雄道 你跟吾來 有一條小道又近又不危險 趙士雄就抄着小道領客商過去 客商們問這位爺跟螺絲島的賊有仇吧 趙士雄道 吾跟山賊無冤無仇 吾是爲吾母親病好了許的愿 這一來螺絲島可就糟了 一幌一個多月沒開張 這螺絲島月費斗金 焉能架的住 沒有買賣 要知徐天然怎樣對付趙士雄 且待下回分解

第九十一回 賢母訓兒棄邪歸正 孝子遵命屈詐降

閑言不表 書接上文 且說徐天然見一月來並開張 長了真叫受不了 忙派嘍兵下山去打探 嘍兵 打聽把趙士雄的故意破壞的情形 滿打聽的清清楚楚 回螺絲島報告 啓稟大寨主 探得是有奔本島來的鏢車客商 一到螺絲島附近 有一個騎小驢的 給鏢鏢的作揖 不教打咱們這行 他給領道 繞着螺絲島過去 徐天然道 那有這種事 嘍兵道 我打聽的明明白白 親眼得見 若說一句瞎話 請寨主把我就地辦法 徐天然道



就是實在 本寨主還要賞你 嘍兵叩頭下去 徐天然跟衆寨主說道 此人用心跟我們螺絲島爲仇作對 本寨主下山親自訪察訪察就明白了 遂換了一身樸素的道服暗帶跨花雙籃下了山 順着大道往前走 各處鏢車從那裡過來 徐天然瞭如指掌 走出四五十里一個大鎮甸 各處的客商全要在這打尖落店 出這鎮甸再分路 徐天然也在此打了尖 一打聽有一支鏢是奔淮安府的必由螺絲島過 飯後徐天然跟着這支鏢走 他是一個出家人 誰也不理會他 趕到了螺絲島的附近 這支鏢剛要走螺絲島 就看遠遠來了一匹小驢 白眼圈白肚皮 十六個銅鈴還是真響 上邊坐着這人悶啦頭 窩克眼 一腦袋黃頭髮 全像捲毛獸似的 向鏢車喊道 保鏢的達官們 別往前走啦 你們是往那去 保鏢的見有人問一定有事 說道 我們是從北京來到淮安府的 那騎驢的說道 前邊是螺絲島 可過不去 要是打算平安過去跟我走 有一條小道 一點險沒有 保鏢的道 我們也知道螺絲島有人打算講義氣過去 騎驢的說這 那算別思量 螺絲島這夥賊窮急了 見鏢去切 我跟他無仇無恨 我母親害熱病不出汗 我許的願 只要我母親出了汗 我作些陰德事 保護商旅鏢車 你們跟我走過了嶺 有店可以住 那是我朋友開的 吃喝全減價一半 多就誤點功夫 吃喝歸我 保鏢的說道 我們這就承情了 果然鏢車跟着騎小驢的 越過山嶺 繞着螺絲島的前山過去 徐天然一看 簡直要氣炸了肺 沒是暗含着跟下去 果然在過了螺絲島的一個鎮甸 落了店 那騎驢的把鏢車保到這 他仍然騎着驢走了 徐天然一想 我非費

着他不可 施展陸地飛騰法 跟着這騎驢的一氣走了好幾十里 把徐天然累的混身是汗 眼看着騎驢的進了趙家屯 徐天然見這騎驢的進了一所宅院 自己認准了 反身出了趙家屯 找一片叢林坐在地 歇息 歇息了一會 把氣緩足了 整理整理衣服 重又進了趙家屯 到了趙宅門口一叫門 趙福出來開門 一看是自家老道 遂問道 道爺你找誰 徐天然道 貧道特來拜望你家主人 見面自然認得 徐天然的意思 一說出名姓怕趙士雄不見 趙福進去回稟 趙士雄一看 有老道拜訪 急忙迎接進去 來到客廳落坐 徐天然稽首道 貧道冒昧領教 貴姓高名 趙士雄道 在下姓趙名士雄 未領教道長貴姓 徐天然道 貧道姓徐名天然 趙士雄聞聽一怔 心說這就要玩命來了 遂說道 原來是螺絲島的大寨主 久仰的很 徐天然道 趙施士 貧道有一事不明 特來領教 趙士雄道 大寨主有話請講 何必客氣 徐天然道 貧道占據螺絲島 跟稍家屯井水不犯河水 咱們遠日無冤 近日無仇 趙施士如何故意攪我的買賣 你若是有不滿意的事 咱們明打明鬥 爲什麼動慢毒呢 趙士雄道 大寨主你可錯會意思了 吾實與大寨主無仇無恨 我保護商客 是爲這願意 只因家母害熱病 出不來汗 我許願是有經過的買賣客商 只要從此經過 我保他平安無事 那知我許完願 家母立刻出了汗 我許願就那能不還 這是一點孝心 螺絲島那麼大 派 何在乎這點小事 徐天然冷笑 聲道 趙施士你說的倒也容易 吾螺絲島 這麼大山寨 不作買賣吃什麼 簡直趙施士是跟徐某過不去 趙施士你可知徐某決不能容

你這樣 趙士雄道 徐寨主你不能容吾 又該怎麼樣 你畫個道吾奉陪 反正在吾家裡 不能欺負你 徐天然道 吾也不能教你到吾山寨裏 咱們找個地方分個高下 趙施主你既要攔吾的買賣 一定敢去 趙士雄道 那是自然 要是怕事就不作啦 徐天然道很好 離着螺絲島三里來地 有一個清水溪 咱們後天那裡見 趙士雄道 就依你 徐天然站起告辭 趙士雄道 大寨主咱們既是無冤無仇 你爲的是螺絲島 吾爲的是還願 咱們交情還是交情 吾這裏略備水酒 聊盡地主之誼 徐天然道 貧道歷來吃素 我領情了 起身告辭 趙士雄起身送到門外 徐天然回到了螺絲島 跟衆寨主一說 大家氣憤不均 到了第三天 徐天然帶着黃天蕩 黑有明 黑有亮 黃延壽等寨主 如外有四名嘍囉拿着食盒帶着酒菜 到那裡坐等 趕到了清水溪一看 趙士雄已在那裏等着了 徐天然見趙士雄單人獨騎 暗令佩服 遂向趙士雄說道 你既是一人來的 我這裡人多 可不能以多爲勝 咱們是單打獨鬥 趙士雄道 隨你的便 徐天然道 咱們是水戰陸戰 隨你挑 趙士雄道 事是從你身上起的 吾爲吾母親才攔螺絲島的買賣 這得由着你們出主意 這時滾水鼈黃延壽說道 聞聽趙爺你精通水性 綽號翻江犬 在下綽號叫滾水鼈 咱們下清水溪較量較量 趙士雄道 你說怎麼較量吧 滾水鼈黃延壽道 我能在水皮上滾 在水面上來個來回 趙爺你要是照樣來一回 就算你贏 趙士雄道 就依你吧 滾水鼈把水衣換上 走到清水溪邊上 縱身往水裡一跳 往上一共躺在水皮上一溜滾 真就不往下沉 從水皮上

滾過去又翻回來。趙士雄等黃延壽上了旱岸。遂說道：這容易不算本事，即說是在水裏，就是在炕頭上。老趙也一樣的出滾。這種工夫不算稀奇，也不高明。我講究坐在水皮上吃飯，也照樣來個來回。滾水鼈聽了，遂說道：你就請吧。趙士雄把螺絲島帶來的酒茶，拿了一壺酒，一碟菜，一雙筷子，來到溪邊，單腿在溪中一站，一拳左腿，把一碟酒菜放在磁膝蓋上。右手拿筷子，左手拿酒壺，一提氣運用這種水上漂的工夫。這一路忙合，一口茶，一口酒，看着他是吃菜喝酒，暗含着左腿踩水，右腿拍水，也來了個來回，上了旱岸。向黃延壽道：你也照樣的喝兩盃嗎？滾水鼈道：我沒犯酒癮。徐天然道：你們二位這叫沒輸沒贏。貧道領教你的武功。趙士雄道：情願奉陪。徐天然亮跨花雙籃，趙士雄把三黃透甲錐往前一亮。徐天然跟四位寨主全一怔，就知准得輸給人家。因為這種兵刃，向來沒看見過。三楞的尖子，說他是冰穿子吧，又比冰穿子長，說他是鵝眉刺子苗細，分爲三色，是深黃、鵝黃、淺黃，鋒利異常。徐天然知道准是硬對，一擺跨花雙籃，兩人戰在一處。真料其逢對手將遇良村，兩個人走了四十個照面。徐天然稍一失神，被趙士雄三黃透甲錐，嚇的扎中肩頭，幸虧還往後一閃，要不然連骨頭帶肉，全得扎穿了。徐天然疼的一撒手，把跨花雙籃切了一只。趙士雄趕忙收招，躬身施禮道：我與寨主無冤無仇，一時失手，寨主多担待。這時黃天蕩等亮兵刃，就要羣戰趙士雄。徐天然回身攔住道：衆位賢弟不要以多爲勝。趙爺這已竟手下留情，咱們既敗了就不能再動手。我跟趙爺是英雄相見，各自相愛。

不止於不能結仇 我們還要結爲朋友 遂又向趙士雄道 趙爺你已然贏了貧道 我有一事相求 我們螺絲島食指浩繁人數又多 月費斗金 要是不做買賣 簡直不能支持 趙爺你不論怎麼樣 也別再壞我們螺絲島的事 你點我們什麼我們辦什麼 趙士雄見徐天然也很够朋友 說道 我是爲家母許願 才攔寨主的買賣 這麼辦 我也不要求別的 家母的壽辰 寨主給家母作壽 買鳥放生 搭台喝戲 教家母心裏一痛快 稍盡我點孝心 咱們從此各不相擾 徐天然道 這點小事我必辦到 老太太壽辰 我是送兩台戲 一台在內宅爲女眷們看 一台搭在前邊 給鄉里鄉親們熱鬧一天 每年放一千鳥 我加倍 趙士雄道 那麼我謝謝寨主 咱們再見吧 徐天然道 咱們既是義氣相投 三天後咱們在螺絲島一聚 不怕是一盃水酒 聊盡貧道之心 趙爺你要是怕我們有什麼歹意 貧道就到你老府上去 趙士雄道 我們義氣相投 焉有疑心之理 三天後我必到螺絲島 徐天然道 咱們一言爲定 請吧 趙士雄騎着小驢 回轉趙家屯不提 徐天然帶領四位寨主回島 徐天然跟大家一說方才的情形 大家全說不該放走了趙士雄 留了後患 徐天然說道 衆位這可叫看不清利害 我已打聽明白 趙士雄乃是天下總鏢頭公孫治的弟子 安良義士夏天雄又是他的大師兄 他們的能人甚多 倘和他結了仇 我們這螺絲島恐怕就沒有安生的日子了 黃天蕩等一聽寨主說的也有理 可是又說道 三天後的約會 他未必真來 徐天然笑道 趙士雄乃是信義之人 豈肯失信 三天後要是不來 我把腦袋輸給衆位賢弟 衆人也不便跟

徐天然打賭 到了第四天一早 就吩咐大廚房預備一桌上等酒筵 天還沒到午時 嘍兵來報 現有趙士雄前來拜見寨主 徐天然一擺手 嘍兵退去 徐天然說道 衆位賢弟怎麼樣 趙士雄是不是信義君子 吩咐擺隊相迎 徐天然帶領衆家寨主下山 把趙士雄迎接上山來 挨着位的給趙士雄一引見 彼此分賓主落坐 嘍兵獻上茶來 跟着酒筵擺上來 讓趙士雄上坐 推說換盞 徐天然跟趙士雄說越投機 徐天然道 貧道打算跟仁兄結爲生死之友 不知肯不肯 趙士雄道 這却不敢 愚弟奉母命 以至誠待人 咱們義氣相投 何必拘於形跡 徐天然道 大約是嫌愚兄是綠林道 趙士雄道 兄長不要多心 小弟實在沒跟人結過盟 徐天然道 那麼作爲口盟的弟兄如何 趙士雄道 小弟遵命 徐天然大喜 這才又問道 聞聽賢弟去過外洋 善造消息埋伏 不知是實否 趙士雄說道 不錯 徐天然道 既然如此 愚兄有一事相求 不知賢弟肯助愚兄一臂之力 趙士雄道 兄長有事只管明言 你們弟兄甚麼事開誠佈公 不要說客氣的話才好 徐天然道 吾這螺絲島早晚怕有官兵攻打 此山沒有特別的險要可守 愚兄打算請賢弟給裝造消息埋伏 以便保守 原舊已竟安設了幾處 那是巧手將伍文鳳所造 不過伍賢弟對於消息埋伏 知道的太少 故此特求賢弟幫助愚兄 趙士雄因徐天然以真心實意相待 遂不便推辭 趙士雄道 伍爺既然也懂得 那就更好了 請他幫着小弟盤造裝設 裝按消息埋伏 必須叫他步步是險 所以按着陣圖擺 教他四面八方上下左右 全顧到了 那才叫消息 若只用幾塊翻板

幾支弩箭 不過可以擋無能之輩 稍為有點工夫的 都擋不住 要是裝按好了 就讓他  
有十萬大兵 也進不了螺絲島半步 吾所學的 並非平常一般人所知道的 係按過天八卦  
十二時辰 子鼠 丑牛 寅虎 卯兔 辰龍 巳蛇 午馬 未羊 申猴 酉雞 戌狗  
亥豬 十二種滿是像形自動 有鋼有木 分佈四方 穿地蛇 穿地龍 其快如電 龍鬚蛇  
信 碰上就能洞腹穿胸 自行虎 自行牛 力大無窮 有推山之力 尚有串地錦 梅花坑  
飛刀 飛箭 臟坑 淨坑 滾板 翻板 能把螺絲島內佈成銅牆鐵壁 後山水道 裝設  
滾龍擋 鮎魚刀 攪刀 兩邊夾山設灰瓶砲石 只要山上有糧草 准能守二年 徐天然一  
聽大喜 遂說道 賢弟你就多操勞吧 趙士雄道 我得家去一齣 稟過我母親 我回來就  
不能回去了 徐天然道 這是應當的 省得老太太不放心 遂備了許多禮物 送給老太太  
趙士雄那裏肯要 徐天然道 咱們弟兄不過客氣 這不是現在花錢買的 人參鹿茸 全  
是補品 老太太年歲够了 正可用他保養 趙士雄不便推辭 遂回到家中 稟明了母親  
第三日又回了螺絲島 從這日起挑選了一二名嘍兵 全是會點手頭的 趙士雄畫圖 伍文  
鳳監工 日夜督着工人製造 一恍一個多月的工夫 趙士雄真是費盡了心機 只爲忙着製  
造消息 把他母親的壽日全忘了 這日徐天然道 賢弟你可以先回去吧 老太太壽日已竟  
還有三天 也該回去安排安排 趙士雄一想可不是嗎 徐天然道 賢弟回去任什麼也不用  
管 酒筵大戲 愚兄全真預備好了 趕到壽日吾必親到 給老太太拜壽 趙士雄道 道兄

去可是去 千萬別提螺絲島 徐天然道：「到那天賢弟你看 若露一點綠林道的神氣來 賢弟你就跟愚兄割地絕交 並且給老太太做壽賀筆錢 還不是做買賣來等 是這山上果木園子收成的果品賣的錢 老太太是善人，豈能用不義之財 給他老人家做壽呢 趙士雄這才告辭回轉趙家屯 到了門口一看 對面的戲台全搭好了 連大門帶院裡彩畫一新 知道全是徐天然辦的 心中暗想 交朋友到這樣也足矣了 老太太也是高高興興 一晃到了正日子 天光一亮 戲廂大廚房 酒席的材料滿來啦 一問誰教來的 全說是徐道爺定的 曹天然趙家已竟撒出帖去 請親朋鄉鄰吃壽酒 這麼熱鬧的事誰不來 已時剛過 親朋們全來了 兩台大戲一齊開鑼 趙士雄心想徐天然許不來了 剛交午時 有人通報 二位徐道爺前來祝壽 趙士雄迎接進來 趙士雄見徐天然打扮 頗有仙風道骨 誰也看不出他是估山爲王的寨主 徐天然帶來了四個人 搭着兩個鐵絲籠 綁的是壽桃式 裡邊是兩千多隻鳥 徐天然敬放在壽堂前 自己念起往生咒 念完了 把兩個籠子門打開 這兩籠子鳥滿飛起空中 徐天然口宣佛號 給老太太念了一遍喜佛 趙士雄把徐天然請到客廳落坐 徐天然道 老太太在後堂啦 愚兄給老太太叩頭去 趙士雄道 不必了 自家的人 誰不是輕易磕的 上叩佛祖 下叩父母 徐天然道 你我是手足弟兄一樣 你的母親就是我的母親 賢弟你要是給我母親磕頭 愚兄決不相攔 趙士雄不能再攔 遂陪着徐天然來到內宅 自己先進屋內通報 夫人把女眷全迴避了 這才請徐天然來到內宅 徐天然跪倒地上就



磕頭 老太太急忙站起道 老身担不起 仙長請起 徐天然已磕完了頭 老太太一看徐天然的像貌 就是一驚 老太太一看徐天然的像貌 就知道這人外貌忠厚 內藏奸詐 反覆無常 兒子將來必要被他所累 遂說道 徐道長 小兒跟道長長在一處 我是很放心的 不過我們趙氏は單傳一脈 就指着他接續香烟 道長千萬別教他不行正道 徐天然明白老太太不放心 遂說道 伯母放心 我決不能教我兄弟走入邪途 吾要是安什麼不良之意 教我不得好報 老太太一聽徐天然當面明誓 遂說道 道長言重了 老太太爲什麼要說這種話呢 實因徐天然兩道眉毛各別 尾梢不分雙岔 這種眉毛 就主反骨無常 故此用話把徐天然擠的起誓 老太太向趙士雄道 你陪道長前面待齋吧 趙士雄陪着徐天然前面待飯 這一天熱熱鬧鬧過去 趙士雄又到螺絲島 把消息監造完了 仍回趙家屯侍奉母親 徐天然常常給趙士雄送禮 可總是來重去輕 徐天然每次送禮 全是價值百八十兩 有時還有珍貴的東西 趙士雄可是送個一兩二兩的東西 這並不是趙士雄貪便宜 實因老太太看定徐天然不能成大事 要是跟他太近了 將來沒好 趙士雄居心要遠離他 恨不得把他得罪了 兩下斷了來往就完啦 那知徐天然絕不以爲意 過了年來到端午佳節 徐天然打發人來送禮 趙士雄收下打開一看 見是人參燕菜銀耳等許多珍貴的東西 足值千八百的 趙士雄拿到後面給老太太一看 老太太大吃一驚道 否兒這種貴重禮物 足以致吾兒於死命 因爲受他這麼重的恩惠 將來他要是有用兒之處 兒怎麼推辭 他若是正人君子

爲朋友捨命全交 固然是應當的 那徐天愁不行正道 將來大兵必要剿了他的山寨 必  
要玉石俱焚 趙士雄道 兒也知道跟他交友 決無好結果 只是無法離開 咱把他這禮物  
歸回去吧 老太太道 不對 不能退回去 常言說 遠君子近小人 君子相交淡々如水  
已竟跟他交往到今日 忽然得罪 必然結怨 趙士雄道 那麼怎麼辦呢 老太太道 你把  
這禮物送到你師傅那裏 他老人家必可指你一條明路 趙士雄一聽母親這主意倒對 遂  
收拾了 備了那匹小驢 奔了鳳陽山通安寨 見了師傅公孫治 把自己跟徐天然前後事一  
說 公孫治道 不要緊你自管回去漸漸遠他 把這禮物帶回去 給你母親 保養他的天年  
以盡你的孝心 趙士雄道 奉母親的命教給師傅送來 豈能再帶回去 公孫治道 你母  
親孀居有了年歲 爲師這一切的不缺 並且還有你師弟師兄 我用不着你掛念 你自管回  
去 如到了實不可解的時候 來到我這送個信 我自有的妙計 趙士雄欣然回轉了趙家屯  
那知過了二年的光景 就遇上這種事 徐天然來請趙士雄上螺絲島 趙士雄託病不去 第  
二次又來請 趙士雄說是老母多病不能遠離 自己躲在家中閉門不出 過了沒多少日子  
家人趙福來報 說是有安良義士夏天雄到 趙士雄一聽是大師兄來了 趕緊出來迎接 這  
才知不氏師兄一人 把天霸計全迎接進去 已知是爲螺絲島的事來的 趙士雄實受過徐天  
然的恩惠 豈能就幫助咱們 再說螺絲島的消息 滿是自己所造 那能自己去破 故此才  
一口答應 決不能幫助破山 天雄天霸計全見趙士雄口風很緊 一時不易勸他 正在這時

後面老媽逼來 傳老太太的話 說是請大爺到後邊去 老太太有話說 趙士雄向夏爺道  
師兄你老陪着二位 我到後邊看看 夏天雄道 我也想着看望着望老太太去 天霸道咱們  
全是自己 不用客氣 二位請吧 夏天雄道 老兄弟你坐着 我跟趙師弟看望着望老太太  
去 趙士雄陪着夏爺 一同來到內宅 夏天雄見老太太坐在炕上精神很好 夏天雄趕緊跪  
下 給老太太叩頭道 姪兒夏天雄給盟娘叩頭 原來夏天雄不只於跟趙士雄是師兄弟 還  
是聯盟的弟兄 老太太道 你起來吧 你法母可好 夏天雄站起 恭恭敬敬答道 他老人  
家倒很結實 老太太道 今天聽說你還同着蘇州府兩位官人來的 你們不須說謊話 此來  
爲的什麼事 夏天雄道 姪兒不敢蒙蔽盟娘 實在是爲螺絲島隱匿皇家的珍珠燈 施大人  
派兵攻打 現已將三莊取下 只有這螺絲島消息太多 實在不易攻打 施大人已知這螺絲  
島的消息是我師弟所造 故此打發侄兒跟八班總頭天霸 黃神眼計全 一同前來請我師弟  
幫助官家 最好是教我師弟到螺絲島臥底 看守珍珠燈 倘能將螺絲島蕩平 我師弟也可  
得施大人的提携 老太太一聽點頭道 這事我十分願意 不過螺絲島已來兩次請我師弟  
我全沒教他去 七時老道教我師弟幫助施大人 你們必須設法教螺絲島再來請我師弟  
我自方法教螺絲島瓦解冰消 珍珠燈也可物歸原主 夏天雄知道老太太在年青的時候有  
女陳平之召 這時必有萬全之計 遂說道 盟娘既肯教我師弟幫着施大人 我們到首面計  
議計議 老太太向夏天雄道 你可替老身跟黃都頭說 老身只有這一子 如若螺絲島打破

千萬要保你師弟無罪 夏天雄道 盟娘你老望安 施大人是一位大大忠良 愛才如命 決不能有一點差錯 老太太道 那吾就放心了 趙士雄隨同夏天雄來到前面客屋 天霸計全站起彼此落了坐 夏天雄把老太太的意思說了一遍 趙士雄接言道 螺絲島兩次請吾 他也不是非用小弟不可 那徐天然人稱賽茂公 足智多謀 性又多疑 他請吾就有怕吾被官家利用之意 我此時若冒然去了 他一定疑心吾是給官面臥底 小弟豈不是飛蛾投火 自速其死 所以必須教他來 再請小弟 方可前去 天霸道 吾們跟他仇人 怎麼教他請趙大哥呢 計全這時用手指一敲額角 靈機一動 主意立刻有了 遂向趙士雄道 我已有法子教螺絲島的人前來請趙義士 我有一句冒昧的話 趙大哥可知怪罪小弟 請問趙大哥是否真心扶保施大人 趙士雄道 我若三心二意教我不得善終 計全道 言重了 那麼老兄弟咱走吧 趙士雄道 何必這麼忙 在此住一宵再走 小弟略備水酒 略盡地主之誼 計全道 咱不必拘於形跡 這裡短不了有螺絲島的人來回哨探 倘若走露一點風聲 豈不就誤大事 往後咱們弟兄聚會的日子多啦 趙士雄道 既這麼着吾也不再留啦 吩咐趙福頭前給三位把馬匹牽出去 趙士雄把三人送到門外 天霸等各接絲韁 扳鞍勒鏡 飛身上馬 齊向趙士雄道了個請字 馬走如飛 出了趙家屯 這時夕陽西墜 暮靄蒼茫 炊煙四起 天霸道 咱們前邊落店吧 計全道 我記的臨來時離此二三里 就有一個大鎮店 咱們那裏落店吧 眨眼之間 已走出二三里地 遠遠見前面果然有一個大鎮店 三人催動坐

驥 來送了鎮店內 早有開店的招攬客人 把三人接到店內 在此一宵無話 次日一早起  
來 緊目趕路 來到三莊也就是已時的光景 進了伍家莊 赤鬚蒼龍石寶珍正在莊中巡查  
見天霸等回來 一同來到莊院 早有從人把馬接過去 一同來到客屋 落坐後 天霸問  
道 螺絲島 來會戰沒有 石寶珍道 螺絲島并未出來 想是整頓隊伍了 天霸又  
把請趙士雄的事 向石爺說了 石寶珍問道 怎麼能教螺絲島請趙士雄呢 計全道 明天  
把南蠻俠請過來 每天帶兵罵陣 只要螺絲島的兵一出來 教南蠻俠只要得手 用寶刀只  
卸他們的兵刃 一長了他們的兵器損失多了 徐天然必要請趙士雄 因為趙士雄有一把三  
黃透甲錐 專破寶刀寶劍 不這麼辦法沒法子 教趙爺進螺絲島 石爺道 這主意倒許行  
現在咱們這裏兵又增加了 你們三位走了兩天 大人那裏賞下來羊羔美酒 犒賞出力的官  
場 淮安府又派來二百名官兵 協助剿螺絲島 趙璧在一旁說道 千戰不如一算 天霸問  
道 這話怎講 趙璧道 虎口三莊中所有的居民 盡是些少婦長女 跟老年邁高的 他們  
年輕力壯的全進了螺絲島 給徐天然賣命 這三莊的老弱婦孺 雖是不足慮 可是於咱們  
一點益處沒有 一則難免有暗通消息的 洩露伍們的軍情 假若伍們有個敗的時候 他們  
也能趁熱鬧打死的 伍們不如把三莊的男女老幼 全教他們進螺絲島 可是你要想就這麼  
把他們趕進去 螺絲島未必肯就教進去 我們必須惑亂螺絲島 把這幾千婦孺老弱  
滿聚集起來 用官兵督着 在螺絲島的山口一叫陣 大聲吶喊 螺絲島的嘍兵聽見 你

們的父母妻子 現在既被官兵所困 你們就早結由歸降 好教你們舉家團圓 倘若執迷不悟 定把你們父母妻子一刀一個 斬殺淨盡 教咱們的兵抓着幾個頭目的妻子父母示威 山上的嘍囉沒個不亂 徐天然若見軍心要變 必要破死命搶這三莊的婦女進山 那時我們只要見他大隊一衝出來 趕緊退 由着他們進螺絲島 石爺道這一來三莊的嘍卒 舉家一團圓 軍心不更堅了嗎 一定要死命替徐天然守螺絲島 趙璧道 只要這幾千人一進螺絲島 不用一個月 螺絲島垂手可得 只因螺絲島八方被圍 只憑裏邊存的糧草 跟我們對抗 這一添了好幾千人 每天吃用就大了 官兵在前這一圍 餓就把他們餓死了 還用打嗎 石爺說道 你怎麼這癡缺呀 竟是絕戶主意 趙璧道 我老趙沒兒沒女 不修今世修來世 這是積德的事 我是這邊的人 就不能顧這羣臭賊了 早把螺絲島打破了 少教生靈塗炭 豈不是積德的事 天霸道此計可行 咱們是雙管並下 連計爺的主意也跟着辦吧 第二日把這三莊的婦女老少全招集在一處 滿用好言安慰道 你們的兒子男人全在螺絲島 你們這時妻離子散 我們大人 讓你們居家團圓 放你們進螺絲島 你們的家中一草一木也失不了 全把我們的門封上 損失一點東西我們包賠 又找了幾個老頭老婆 年青的婦女 全是在螺絲島甚頭目的家眷 教他們在頭裏走 三莊的人聚在一處 攙男抱女扶老帶幼 趙璧教乾兒子杜恒傑 跟徒弟黑士傑 帶着兵在頭裏 金大力帶着小金大力跟新來的二百名官兵 在後邊督着 這時幾千婦女 小孩老頭老婆 哭聲震

地 妻々慘々如同潮湧似的 由三莊往前湧 趕到了螺絲島山前 趙璧早吩咐好

了杜恒傑黑士傑 兩人帶着的官兵 把螺絲島當頭目的家眷 滿綁起來 刀攔在脖子

一吓嚇 幾十名官兵滿是京中的口音 向着山上喊道 螺絲島的山賊聽者 你們趁早歸順

官兵 免得你們舉家受刀頭之苦 要再不投降老子們要開刀了 淒慘的一派哭叫的聲音

遠聞數里 螺絲島把守鵝頭峰的嘍兵們 看個真々切々 這個說你看我七十歲的老娘 被

官兵綁着要殺了 那個說 你娘倒是那麼大年歲啦 你看我內人才二十七歲 兩個孩子一

個才五歲 那個才三歲 這一來全山的嘍兵立時亂了 軍兵一變 立時全家往山下闖 正

趕黃天蕩巡山一看這情形 大聲吶喊 好你們不要命的狗頭 那一個敢惑亂 擅離防

地 立時格殺勿論 無奈這些嘍兵眼見得老婆孩子全要被官兵殺了 誰還聽號令 全山嘍

兵吶喊 寨主放我們逃生吧 黃天蕩見嘍兵們真要走 把一個新換的狼牙棒一舉 大喝一

聲 那個敢動 就有真往山撞的 黃天蕩把棒掄圓 把嘍兵砸的鮮血崩流 這時徐天然

也趕到 趕緊把黃天蕩攔住道 賢弟不要如此 此敵人散兵之計 你雙棒一舉奪死兩人

你誰把全山的嘍兵全砸死嗎 黃天蕩道 他們真的要往外闖 難道我們看着他走不成 徐

天然道 吾自有道理 遂傳令各寨嘍兵聽令 倒是徐天然有鎮山的威風 令字傳出去 果

然兵卒 聽聲號令 稍壓下去 徐天然傳各寨頭目聽令 各寨的頭目滿聚在鵝頭峰

徐天然道 你們不忘你們父母妻子 這是人人恆情 本寨上豈能拆散你們的一家骨肉 本

寨主素日待你咱如何 你們現在棄螺絲島一走 於天理良心何在 衆頭目道 寨主待我們有恩 我們至死顛保守螺絲島 不過我們交母妻子眼見得 刀頭之苦 求寨主開恩 徐天蕩道 那麼咱們破死命闖下山去 把你等家眷拾上山來 豈不闖家團圓 衆兵卒頭目齊聲答道 願聽寨主之令 徐天然傳令 叫霹靂鬼鎮乾坤黃天蕩 帶兵下山救莊三的婦女老少進螺絲島 立時擂起鼓來 闖山兵卒如潮水一般 往外一闖 這時天霸趙璧等 見螺絲島的兵往外一撞 趕緊剛剛到了近前 趙璧一吹胡哨 官兵並不迎敵 全往後退 黃天蕩耀武揚威 來回的舉着雙棒 帶着兵卒往前把三莊的婦女一圍 滿往螺絲島裡一掄 黃天蕩自己以爲是官兵怕他雙棒的厲害 豈知趙璧看着他正如同一條傻狗 不一時這七八千老少婦孺滿進了螺絲島 官兵這邊依然在本市口外紮駐了圍營一守 徐天然在鵝峯觀陣 趕到本山兵卒的眷屬一擁進來 從頭道寨柵欄門 一直頂大寨全擁滿了 黃天蕩督着兵卒進了螺絲島 到了徐天然面前交令 徐天然這時猛聽得一陣梆子響 這是本山開飯的號令 徐天然被這梆子一震 立刻一蹶脚道 我命休矣 黃天蕩見大寨主而色煞白 忙問道 大哥螺絲島既已保住 爲何出此不吉之言 徐天然道 我們又中了天霸小兒之計了 黃天蕩問道 何以見得 徐天然道 我們螺絲島八面被困 三莊已失 本山糧草不過能支持一兩月 如今又添了七八千人 每天竟喫得不少 請問咱們能支持多少日子 黃天蕩一聽 不是中了官兵的絕糧計 遂說道 我們把這些人安置完了 再挑選精壯決一死戰 徐天



然道 賢弟 愚見向來沒聽過你的話 今日依着你吧 我們不這麼拚一下子 早晚也是餓死 遂吩咐各寨主把三莊的少婦長女 另撥在一寨裏 不准男女混雜 發給他們糧米 叫婦女自己做飯 就這麼兩天的光景才安置好了 徐天然這才升分令廳 聚東裏衆寨主 先傳令叫小蜜蜂宋起 樹蝥子穆通 蘆呱呱何順 三人專管巡查各寨 以及三莊進來的婦女 恐怕嘍兵去作不該的事情 又傳各寨的頭目等 向他們勸勵道 吾們螺絲島現在已成絕地 不把官兵殺退 早晚吾們是回歸於盡 今日會戰必須人人奮勇 個個當先 你們就是不爲本山 難道不爲你們父母妻子嗎 衆頭目齊聲道 不用寨主囑咐 願救死命 徐天然見軍心堅固 這才傳令齊隊出山 鼓聲一起 衆嘍兵滿是新換的兵刃 刀槍齊舉 明亮亮耀眼錚光 吶喊聲威往外一撞 官兵那邊早有金大力把守 一聽螺絲島裏戰鼓齊鳴 就知道要出來會戰 急忙打發小金大力進伍家莊報告 天霸等正在各廳談話 赤鬚蒼髯石寶珍向趙璧道 你這條絕口計真毒 這一下子 螺絲島裏無糧草 外無救兵 糧草一絕 不戰自亂 螺絲島指日可得 真是大功一件 不過你缺的大厲害了 你的小腦袋瓜 別打算長的大了 趙璧道 我也沒打算活長了 趙璧道 徐天然雖是一時中計 他是跟着就得明白 螺絲島既不能守 他必要跟咱們決一死戰 不可不防 天霸道 那麼把南蠻俠也調過來 徐天然現時顧不得取三莊 劉家莊叫其餘的人把守 也不致有失閃 跟着派人把南蠻俠請了過來 趙璧道 咱們這裡也得舉出一人指揮調度 作爲軍中主帥 吾看就請石爺充

大元帥全聽他的號令，免得漫無統轄。石寶珍道：兵不足千人，沒聽說過有這麼個元帥。趙璧道：你是少見多怪。天霸道：就這麼辦倒很好。淮安府二百官兵，就紮東莊外。臨時有事，調度靈便。多添探子防備。螺絲島偷營，正在安排完了。小金大力進來報告。螺絲島崗山的嘍兵大隊，已齊隊圍螺絲島。請都頭定奪。天霸道：吾們前去迎敵。赤鬚蒼龍石寶珍，也就暫充大帥。傳令莊外二百兵亮隊。老少英雄全出了伍家莊。天霸等頭前帶着隊走。石爺後督着隊。來到前敵。金大力見大隊已到，把二百名小金大力雁翅排開。衆英雄來到陣前。往當中一站。石爺抱着鐵拐杖，在當中跟天霸並肩一站。徐天然押着大隊也正到了陣前。一看對面官兵這種聲勢，不由的暗暗佩服。拿着小小一個八班總頭，就能有這種調度。實在有大將之才。官兵中還有高人，就着取三莊困螺絲島這種計策，決不能竟是天霸小兒一人的智謀。不提徐天然心中暗想。那黃天蕩今天一心是告舊勇要大殺一陣。見官兵已亮了隊，遂起衆營先往外走。雖是這樣，也有別的寨主想打頭陣。黃天蕩道：某若不勝，再請衆寨主出陣。說罷已竄到陣前。大喊天霸前來受死。天霸見黃天蕩耀武揚威的叫陣，自己就要出來會戰。這時有張景龍萬君兆，一個厚背翹會雁翎刀，一個亮十三節枯骨亮銀鞭，竄了出來。雙戰黃天蕩。三人戰在一處。各人施展開自家本領。恰好是走馬燈相似。戰了二十個照面。萬君兆的雁翎刀砍在狼牙棒上，剝的火星子亂冒。張景龍的亮銀鞭把狼牙棒也纏住。黃天蕩把棒往上一橫，噹的一聲，一用力，張景龍遂一伸腕子，只聽得咯吧一响，狼身的鐵釘

折了 張景龍的十三節枯骨亮銀鞭的環子也被拔長了 亮銀鞭一往下退 黃天蕩跟着一起  
棒 若非張景龍過體靈敏 非帶傷不可 這時南蠻俠亮刀蹤了出來 叫道景龍兄不要駭怕  
侍小弟殺這匹夫 身形其快如箭 來到陣前 大叫黃天蕩小兒 你乃敗兵之將 還敢耀  
武揚威 張爺取你的狗命 黃天蕩見南蠻俠張玉一到 知是勁敵 大喝道 匹夫休得逞強  
往那裏走 雙棒泰山壓頂將扎 南蠻俠把身形一晃 躲過了雙棒 連讓過三招 這才把刀  
法施展開 一派的寒光繚繞 把黃天蕩的棒裹住 只聽得錚錚錚錚一片的棒釘削落聲音  
一會兒一對狼牙棒已成了光杆了 黃天蕩抽身要逃 南蠻俠張爺進步欺身使了個插花蓋  
頂 黃天蕩縮頭藏頭往下一矮身 南蠻俠一反腕子 只聽得嘖的一聲 把黃天蕩的髮辮削  
去了一綹 把黃天蕩吓得通身是汗 往圈外一跳 狼狽逃回本隊 這時徐天然見二寨主敗  
了下來 自己就要親自出戰 三寨主黑有明 四寨主黑有亮道 大寨主且慢 待我弟兄殺  
這匹夫 這弟兄一個亮萬字蓮花奪 一個亮鑲鐵二郎奪 竄在陣前 兩人并不答話 雙戰  
南蠻俠 這兩個對兵刃施展開了 也很算勁敵 南蠻俠那把他二人放在心上 把這口寶刀施  
展開了 真是 片刀山 走了十幾個照面 張爺施展絕招 把兩人的軍刃削折了一枝 兩  
個人拚命的逃回本隊 徐天然一看 自己再不出去 可不行了 遂舉跨花籃闖出陣前  
大喝小兒張玉 你一死的跟吾們螺絲島為仇作對 欺某過甚 貧道與你誓不兩立 南蠻俠  
道 徐天然你可知誠時務者為俊傑 趁早獻出珍珠燈 歸順施大人 尚可保全你的性命

倘再執迷不悟，螺絲島一破，玉石俱焚。那時悔之晚矣。徐天然道：「匹夫休得逞利口，咱們是兵刃上分吧。」說着話，舉跨花雙籃就動手。南蠻俠連讓三招，三招讓過，施展一路八卦刀法。徐天然這對跨花雙籃，專拚敵人兵刃，可是遇上這位張爺，可不敢大意了。因為張爺使的是寶刀，若是一搭上跨花雙籃，就覺得折。南蠻俠見徐天然武藝超羣，也不敢大意。南蠻俠雖然是一流，也不是鐵打的，也指着精氣神，連戰了三個寨主，未免精神槍差。張爺一想：「我若跟他久戰，必要吃他的虧。」遂施展開絕命三刀。這三刀一招連三式，成連環式。往前一遞烏龍出水，刀扎下三路。徐天然用左手跨花籃往外一掛。南蠻俠這種招數是虛虛實實，你若是用兵刃攔，立時變為虛招。要攔慢了，可就點上了。徐天然這一攔，南蠻俠一反腕子往上撩。徐天然急忙把左手跨花籃一換式，想拿張爺的刀背。若一捋住，右手的跨花籃再一點張爺的胸口。南蠻俠不受傷，刀也得撒手。可是不能由他想着。趕到跨花藍跟寶刀一搭，倒是刁住刀背。張爺仍一反把，只聽噲的一聲，把徐天然的跨花藍削斷了一枝。徐天然縱身逃出圈外，往回下一逃。南蠻俠往前就追。徐天然這一敗，陣角立刻亂了。等時壓不住，往回下敗。南蠻俠身形如快，縱到賊兵中，舉兵刃削砍。只聽得一片的噲噲的聲音。一邊削着兵刃，一邊喊道：「吾把你們螺絲島的兵刃全給你們削盡了。叫你們全成了空手大將軍。」嘍兵擁進了山口，遍地滿是被削的兵刃。南蠻俠見賊兵已退進螺絲島，不再追趕。徐天然把闔山的嘍兵全放進了寨門，吩咐趕緊把寨門緊閉，好好把守。徐天然走

在山坡上不住躁脚道：想不到我徐天然今日落到這種地步。趕到進了二道寨門，徐天然一看，在山坡上屎尿滿地。徐天然素日又愛乾淨，一看山上糟成這種樣子，越發着惱。原來這三莊所進來的少婦長女，全是嘍兵的家眷。那家沒有幾個孩子，大人可以守着規矩，不出屋子。這些孩子那能聽說，隨便在山坡上一糟場，誰也管不了。徐天然一看就膩了，又聽得寨裡一片婦女的哭聲。這些嘍兵的家眷，一聽跟官兵交戰，自己的兒子或是丈夫，吉凶莫卜，眼見得死別生離。徐天然心中愈加煩惱，回頭看着黃天霸氣恨恨說道：全是你給我惹的禍。若不把珍珠燈偷來，吾螺絲島何致有今日。墨麒麟張鐸等，在一旁勸道：寨主事已至此，後悔也無益了。吾們再想別的法子吧。徐天然來到大寨，一眼看見劉滾，把餘怒又勾起來，指着劉滾道：不是你與伍文鳳爲仇，何致中了官兵的反間計。墨麒麟張鐸道：大哥，過去事不必提了。徐天然道：現時雖然螺絲島被困，裏邊糧草，怎樣還可支持十天八天的。最厲害是蠻子那口寶刀，實在難搪。黃天蕩道：他這寶刀，要想破，非請出趙士雄不可。他有一把三黃透甲錐，乃是古時的一口寶刀，能够穿銅透甲，斬金斷玉，就是蠻子這口寶刀，遇見這種寶刀，碰上也得給他毀了。徐天然道：請了他兩次，他已不來。再去請他，他也未必肯到。螺絲島幫助我們，白面狻猊甘亮道：寨主待他有恩，若是親自到趙家屯去請他，有小弟幫着寨主，准能教他來到螺絲島幫助吾們破南蠻缺的寶刀。徐天然事出無奈，只好點頭，叫各寨主謹守山寨，叫滾水鼈黃延壽，謹守水寨。這才帶着白面狻猊甘

亮 小燕青郭龍 賽元霸郭虎 備了四色禮物 從後面山灣島裡 駕了一隻小舟 從後面出了螺絲島 直奔趙家屯 這四個全是綠林人 這點路程 那還算回事 也就是兩個小時到了趙家屯 徐天然上前一拍門 老人家趙福出來一看 是徐道爺 遂趕忙請安問好 綽緊讓到門房中 進去通稟 趙士雄一聽徐天然來了 趕忙跑到後面報與母親 老太太一聽遂說道 他若請你 你可千萬別一口答應 倆次請你全是一口回絕 這時要是順順序序跟他去 也教他疑心 那徐天然性情最愛多疑 教他看出假來 你不只於不能幫助官兵 本身還有許多危險 他若諄々請你 你也別說去 也別說不去 只跟他說必須稟明了老身 自己不敢作主 爲娘自有一番話對他說 趙士雄一一答應 趕忙出來迎接 把四人迎接到客屋落坐 徐天然叫道 賢弟 愚兄可活不了啦 賢弟念一往之情 快搭救愚兄 趙士雄道 道兄何出此言 你我弟兄這樣交情 不必客氣 徐天然道 現在螺絲島三莊已失 八而被圍 糧草只能支持十餘日 那知那南蠻俠張玉一口寶刀 專傷木山人的軍刃 賢弟你看 我這對跨花雙籃 也被他削折了一枝 這是新造了一枝配上 眼見得螺絲島就要瓦解冰消 惟有賢弟你的三黃透甲錐 還可破的了蠻子那口寶刀 故此前來請賢弟幫助愚兄一勝之力 賢弟你不要推辭啦 徐天然說到這裏 在地上跪 向趙士雄道 賢弟你不答應我不起來 趙士雄道 道兄請起 我要是不願意幫着道兄 我豈肯給道兄裝按消息埋伏我去是去 不過有一件困難的事 說到這裡 把徐天然摻起來道 我母親不教吾去 有什

麼法子 道兄可到後面見吾母親 婉言說說 他老人要答應了也未可知 徐天然道 好我正要拜見老太太 遂在甘亮手中接過一個錦袋來 這就是徐天然預備的禮物 內中是珍珠翡翠等珍貴的東西 徐天然心想 婦道人家 那有不愛便宜的 我這幾色禮物 他必然心愛 只要老太太一喜歡 一定教士雄去了 趙士雄向白面俊貌等說道 三位稍坐 我同道兄到後面去々就來 多有慢待了 三人齊答道 不用客氣 咱們全是自己人 三位請吧 趙士雄道陪着徐天然來到內宅 徐天然見了老太太口稱盟娘一向可好 孩兒少來請安 遂跪在地上磕頭 老太太忙說道 徐道爺不要行大禮 老身可不敢當 徐天然道 我與士雄兄弟如同手足一樣 孩兒又是無家無業 老太太就是我的母親 有甚麼不敢當 遂把一個錦袋打開 取出一串明珠 全是黃豆大 呈於老太太道 這是孩兒一點孝心 請老太太收留 他跟着叩頭起來 要說徐天然這點做爲 不論誰也得跟他掏心吐胆 徐天然坐在一旁 老太太指着這些珍珠寶石等說道 徐道爺你把這些珍貴的珠寶帶回吧 老身是一個平常人家那敢用這麼貴重的東西 徐天然道 盟娘不必謙讓 你老若不收留 還是不拿孩兒當親生看待 老太太道 徐道爺 此來是就爲看望老身 是還有別事 徐天然道 孩兒真是一言難盡 自從孩兒到螺絲島 雖不敢說是替天行道 可也是安分守已 不想出了一個施士倫 專與綠林道做對 他想把綠林道一網打盡 現在派官兵奪取了孩兒的三莊 圍困了螺絲島 趕盡殺絕 孩兒萬般無奈 才想求我兄弟助我一臂之力 不止孩兒一人感

恩 關山生命亦可免遭塗炭 老太太把臉色一沉道 徐道長當初一見道爺你 覺着你是得道的高人 教我兒子跟你交友 爲是教他跟道爺多長些學問 那知道爺你竟敢佔山爲寇 國家法律是一夫不法 罪及滿門 你想教我兒跟你一同入夥 一朝被官兵所獲 落個身首異處 況且老身雖是婦人 也有個耳聞 那施大人乃是靜海施侯爺之子 乃是一位忠良 道爺你竟敢跟他相抗 那不是自速其死 老身家中七世單傳 只此一子 倘有三差兩錯 趙氏門中從此斷後 道爺你於心何忍 說到這裏放聲慟哭起來 一邊哭着一邊向趙士雄道 兒呀你要一心當賊 你去你的 別管爲娘了 娘只當沒養活你這個兒子 從此斷絕母子關係 徐天然見老太太說着這種話來 毫無商量餘地 自己鬧得羞々慚々 趕忙說道 盟娘你不必哭了 孩兒至死也不敢教我兄弟幫我了 我也不能再呆 隨即告辭 老太太叨々念々 報怨不休 徐天然出了上房 趙士雄跟着出來 到了前邊客屋 光亮見徐天然滿面愁容的出來 就知糟了 徐天然咳聲嘆氣 趙士雄道 道兄不必着急 兄弟實有幫助道兄之意 老太太不容實實可奈何 愚弟想了一個主意 明天稟明了老太太 我到鳳陽山通泉寨去看我師傅 暗含着我是到螺絲島 老太太知道愚弟到我師傅那裏去 想着又可躲了道兄 一定不攔阻 愚弟去可是去 可只管破南蠻俠的寶刀 我可決不管抵抗官兵 徐天然一聽立刻說道 兄弟你這份心 愚兄一輩子也忘不了 趙士雄忽的一聲問道 壞々了 他在這滿聽了去啦 這是老太太的近人 徐天然也想起老家人趙福在這聽着啦 徐



天然道：「不要緊，我有法子堵他嘴。」說着話，把帶着的一百兩銀子路費拿出來，向趙福點頭道：「老管家過來，我跟你說句話。」趙福過來問道：「道爺有什麼事請吩咐？」天然道：「我們方才說的話，你全聽見了？」貧道只求你嘴上嚴一點，千萬別告訴老太太。」貧道決不能虧負你。」這有一百兩銀子，留着老管家吃點心，只要把螺絲島保住了，吾送老管家一千兩白銀。」養老送終。」趙福一聽，心說：「吾先弄你一百兩銀子。」櫻小子老太太早就知道了，遂說道：「道爺只管望安，決不能走漏一言。」伸手把一百兩銀子接過來，說道：「小人禁不住這些銀兩。」徐天然道：「老管家，你只要能守口如瓶，貧道決不誑言，不應心。」趙福道：「道爺素日待吾不薄，就是我們主人，也應當報答你已往之情。」此事關係好幾條人命，小人天胆也不敢走漏風聲。」徐天然道：「好吧。」回頭又問趙士雄道：「兄弟，你是幾時去？」好在後山水寨派船迎接。」趙士雄道：「我明天一准去。」徐天然道：「兄弟，你可千萬准去。」趙士雄道：「道兄你放心，兄弟一生不說謊語。」明天已時准到。」徐天然向甘亮等說道：「咱們走吧。」四人辭別趙士雄，這才離了趙家屯，回轉螺絲島不提。再說趙士雄送走了徐天然，同趙福來到內宅，趙福把徐天然發的一百兩銀子，放到老太太的面前說道：「這是徐道爺賜給小人的。」他教小人別走漏消息。」老太太道：「這是你賺的，自己收起來。」寄到家中去。」或是置點地，或是教你的兒子幹個買賣，也好養活你的晚年。」伺候人還能幹一輩子嗎？」螺絲島的事千萬可別亂說。」咱們可沒帶着施大人出力，可有通賊嫌疑。」趙福道：「小人知道。」遂謝了老太太和少爺，拿着一百兩銀子。」

出去 老太太問道 士雄你是怎麼答應的 趙士雄道 遵着娘的命 跟徐天然說的是明奔  
通泉寨 暗奔螺絲島 老太太道 那麼你就明天起身 可要備四色禮物 趙士雄道 怎麼  
還用着給他買禮嗎 老太太道 你既說是看你師傅去 焉有空手去的 就勢把禮物送給老  
道 也算補他的情 你見了他可要放聲哭一回 他若問你爲什麼哭 你就說你一進螺絲島  
倘若走漏一點風聲 教老身知道了 必有性命之憂 自己落一個逆子 那徐天然定不再  
疑心 老太太說到這裡 半晌又向趙士雄道 你既進了螺絲島 千萬要把珍珠燈保守住了  
別教他再失二回 趙士雄聽了一怔 遂問道 娘 這件事兒可不敢保 因爲孩兒不過一  
人 螺絲島一破 徐天然決不肯捨了珍珠燈 到那時我一人恐怕保不了 老太太道 你師  
傅不是曾說過 事到危急必幫你一膀之力 我跟着派人給你師傅送信 叫你師傅也詐降螺  
絲島 趙士雄道 徐天然性最多疑 師傅全進螺絲島 他必起疑心 老太太道 我自巧妙  
計 決不誤事 趙士雄道 那麼伍家莊也得送個信 告訴天霸 我已進螺絲島 老太太道  
伍家莊那裡可去不得 你想徐天然必有探聽 在三莊附近探聽消息 我們這一打發人送  
信 消息必然洩露 還是給公館送信 由大人那再知會天霸 萬不會走漏消息 趙士雄道  
還是母親想的周密 老太太又說道 你只要自知謹慎 決不致有何危險 到了要緊的時  
候 爲娘還要去了 趙士雄一聽 吓了一跳 說道 娘又不會武功 這麼大年紀 豈能往  
這種虎穴龍潭去 老太太笑道 你可聽說諸葛武侯到前敵上跟隨動過手 運籌帷幄決勝千

里 將在某而不在勇 爲娘雖是女流 尙且沒把徐天然這羣草寇放在眼內 你那眼一見趙福到了螺絲島 那就是爲娘到了 定助吾兒成功 趙士雄道 娘你老把計畫告訴完 也教兒好放心 老太大道 事情是隨機應變 不能够全都准了 你不用問了 隨教兒媳找出四匹宮袖寧綢 如外又配了兩樣點心等類的禮品 到了第二天一早 趙士雄辭別母親 把禮物馱在驢上 把三黃透甲錐背在背後 這才够奔螺絲島的後山水寨 到了岸邊早見徐天然跟黃廷壽駕着船在中流等候 一見趙士雄來了 趕緊把船渡過來 徐天然把趙士雄接上船去 握着趙士雄的手 落下淚來 向趙士雄道 兄弟這才是急風知勁草 危難見交情 兄弟果然言而有信 愚兒果然沒白交兄弟你 趙士雄忽然放聲哭起來 徐天然勸道 這倒是愚兄的不好了 勾的兄弟你難過 趙士雄道 倒不是兄長勾的難過 愚弟此來倘或走露一點風聲 我老母必尋短見 弟落一個不孝之子 徐天然道 兄弟你放心 決不能走露消息 趙士雄道 道兄這官兵裏有一位夏天雄 是愚弟的師兄 我還有一個師弟 名叫聖手書牛小白猿方成方天化 死在太湖應 我此來雖是跟道兄說過 不跟官兵對敵 可是若遇上天霸 我必要跟他一死相拚 好給我師弟報仇 可是若見了我師兄夏天雄 我可不能動手 徐天然道 凡事俱依賢弟 一邊說着船已進 水寨 到早岸 船靠了岸 早有本山各寨主擺隊迎接 徐天然跟趙士雄挽手登岸 黃廷壽等把趙士雄的小驢也牽上來 趙士雄一看這種禮節隆重 實爲收買自己的心 由後山寨虎欄欄門往大寨走 沿路上兩旁全有兵

排着隊伍迎接 一同到大寨 徐天然讓趙士雄上坐 趙士雄道 那有返客爲主之理 道兄請坐吧 咱們既是情同手足 萬不要總客氣才好 兩人分賓主落坐 有兵卒把趙士雄帶的綢緞禮物送上來 徐天然道 賢弟何必買這些東西 趙士雄道 道兄這可不是給道兄買的 可得送給道兄 徐天然道 賢弟這是何意 趙士雄道 我來時不是已竟跟道兄定下的計畫 明去鳳陽山暗入螺絲島 既是去看我師傅 那能空手去呢 故此備了幾色禮物 以免老太太疑心 徐天然道 很好 還是賢弟你想到 愚兄倒叨擾了 吩咐兵卒把禮物改起 趙士雄道 難道兄吩咐把愚兄的那匹小驢 好好照管着 那是小弟我心愛之物 徐天然道 賢弟放心 決不會不當心 徐天然又把官兵怎麼取的三莊 如何闖的九寨 如今又被這寶刀所制 究起根源 全壞在劉滾他們身上 不中人家反間計 何致有今天 趙士雄歷來不肯得罪人的 遂說道 過去的事不必談了 徐天然又把所折的跨花籃 教兵卒拿來教趙士雄看 跟着嘆息了一聲道 南蠻俠的寶刀有這麼厲害 如何能擋 趙士雄道 道兄不必着急 小弟三黃透甲錐定能破他 兵卒把殘壞的跨花籃收下去 張鐸道 趙義士聞得閣下三黃透甲錐乃是一件寶物 可否令小弟們瞻仰瞻仰 趙士雄道 此物乃先人所留 先父傳留下的時候 曾有遺言 此物不能擅動 一動他就要殺人 這時酒筵擺上來 衆寨主相陪 酒飯已畢 到了晚間徐天然跟趙士雄同榻而眠 黎明起來 梳洗已畢 用過早點 徐天然升分金廳議事 有探事兵卒進了分金廳 單膝點地說 報 現有黃天霸帶兵駕陣

趙士雄一聽怒冲冲站了起來，向徐天然道：「道兄，小兒天霸欺人太甚，小弟正要去找他，待我去會他一會。」徐天然忙攔住道：「賢弟，你乍來到螺絲島，先休養休養銳氣，再去臨陣交鋒。」喝退探事嘍兵，徐天然吩咐各寨小心把守，不要理他。這一天算是平安過去。第二日一早，剛坐了分金廳，探事嘍兵一連兩次的報官兵在前罵陣。徐天然道：「我們一定是養兵三日挑選勁卒，再與他決一死戰。」教黃天蕩巡查各寨，把守頭道寨門，緊守鵝頭峰。又沉了一刻嘍兵進來報：「二寨主帶隊出了螺絲島與官兵對陣去了。」徐天然一聽大驚，向衆寨主道：「黃天蕩大胆，不遵本寨主之令，擅自出兵，其情可惱。可是他倘有失閃，如何是好？」傳令齊隊，帶關山隊伍接應。原來黃天蕩正在把守鵝頭峰，忽見官兵大隊撞出武家莊，來到螺絲島前耀武揚威。黃天蕩看着就有氣，趕到天霜趙壁金大力等又一罵。黃天蕩性如烈火，焉能受的了。黃天蕩氣的哇呀呀怪叫，把雙棒一舉大喝一聲：「小子們隨吾下山，那個再敢攔阻，吾就先把他砸死。」手下頭目真就不敢再攔，隨着下了鵝頭峰，開了三道寨的櫻欄門。衡山螺絲島來到山口前把隊伍擺開。黃天蕩一肚子怒氣，縱馬陣來，見那兩個小孩還是一對一聲的罵着。黃天蕩把雙棒一舉，喝了聲罵裏走。黑士傑、杜恒傑兩人抹頭就跑。這罵陣原是金大力的主意。這時見兩個孩子吓的往回裏跑，遂一頓盤龍棍趕奔前來。大喝一聲：「小兒黃天蕩，你乃是金四爺手下敗將，還敢耀武揚威，其實金大力上次棍棒黃天蕩是趕巧了，巧勁兒，論真了金木力決不是黃天蕩的對手。」這時兩人一對面，各自施展本

顧 兩人棍重棒沉 也就是十幾個照面 兩人已分出高下來 金大力看着要敗 黃天蕩看出來金四爺不行 遂回頭道 張義士快去接應 南蠻俠一棍寶刀縱陣來 大叫金四爺閃開 待張玉殺這匹夫 金大力往回一縱 收回本隊 南蠻俠張爺用刀一指道 你可稱無恥的匹夫 屢次敗在張爺手下 還有何面目耀武揚威 黃天蕩并不答言 一舉新換的雙棒就扎 南蠻俠還是故意戲耍 用閃展騰挪 小巧之技 只奔狼牙棒的釘子削 書不要重叙工夫不大 黃天蕩的狼牙棒已然變成光杆 黃天蕩又氣又急 一失神狼牙棒又被削折 黃天蕩急忙逃回去 徐天然一看 自己若再不去 別人更是不行 摘跨花籃往外就走 趙士雄道 道兄待小弟拿這蠻子 徐天然道 兄弟你略候片刻 待愚兄會他一陣 兄弟你也可以看清了他你刀法 說罷縱身躡出來叫道 張玉 吾螺絲島與你有甚麼深仇大怨 你這麼苦苦相逼 貧道與你誓不兩立 南蠻俠口操南音道 唔呀你這雜毛老道 好不識時務 官兵到此就該獻山投降 你竟敢大胆抵官兵 屢次敗戰 還執迷不悞 非待到玉石俱焚 你是不肯死心 天下少有你這混人 徐天然不覺沖沖大怒 大喝一聲匹夫 你們休逞利口 貧道不把你碎尸萬段 誓不為人 一怒舉雙藍劈頭就砸 徐天然知道蠻子動手先讓三招 趁他不還招 這三招徐天然用盡了心機 恨不得前三招把張爺砸上 好出胸中這口惡氣 那知如何由他算計 南蠻俠若沒有驚人藝業 也不能這麼辦 三招過去 南蠻俠把寶刀施展開了 真是萬道金光 徐天然跨花雙藍却也不弱 不過遇見張爺這口寶刀 可就

不行了 一則工夫稍差 二來是時時躲刀刃 工夫一大 徐天然的力竭筋疲 通身是汗 張爺心想 吾要跟他戀戰 還有別人呢 這時徐天然正是鳳凰單展翅 左手的跨花籃奔張爺胸前點來 他這一招是兩式 跟着翻身又是一招 躲的了頭一籃 躲不了第二籃 那知張爺吸腹凹胸 把頭一籃讓過 第二籃到時 被張爺用寶刀一撩 噹啷一聲把左手的籃削斷 然真是玩命 這一枝半截籃 仍不肯退下來 依然戀戰 這時螺絲島那邊衆家寨主一看 徐寨主籃已削斷 遂對趙士雄道 趙義士你看 徐寨主已不能支持 趙義士若不出戰 徐寨主怕有失閃 趙士雄不能再看着 遂大聲說道 蠻子欺人過甚 回手拿三黃透甲錐 這錐一抽出來 衆寨主一看 這把寶刃分爲深黃鵝黃淺黃三色 真是寶光射目 趙士雄來到當場 把三黃透甲錐一舉 左手如摺劍訣 金鷄獨立式一站 口稱道兄休得害怕 待小弟擒他 徐天然往回一縱 見趙士雄這份威嚴 真令人可愛 遂說了一聲兄弟你要小心 趙士雄答道 道兄放心 說罷來到面前 南蠻俠大喝道 小輩你報上名來 趙士雄道 吾乃翻江犬趙士雄是也 南蠻俠哈哈一笑道 吾當是多大的英雄 不過是一隻海狗 趙士雄更不答話 一舉三黃透甲錐分心便刺 南蠻俠見趙士雄這把兵刃出奇 使出的招數 又有蛾眉刺的招數 又有寶劍的招數 南蠻俠施展開刀法 故意的要看看他這三黃透甲錐 倒是有多少招數 兩人走到十幾招 南蠻俠已看出趙士雄的招數來 果然與衆不同 內含八卦 有八八六十四招 扎攔劈刺 手法玄妙異常 若非是南蠻俠這口寶刀 換個旁

人早就得被傷 南蠻俠忽然想起 吾怎麼淨跟他戀戰 我的氣力長 倘若工夫一大 趙士雄若一失神 敗在當場 豈不悞事 這裏總得教他露臉 遂低聲說了句 得手時趕緊下手 趙士雄答應知道 趙士雄的錐用了個推窗望月 故意把半身露了破綻 南蠻俠刀奔趙士雄下身扎來 趙士雄用的是敗中取勝 小連環的招數 反手一錐 奔左肩頭扎來 南蠻俠唔呀一聲 手按着被扎處往外一跳 口裏邊喊道 疼死吾也 兩邊的人全都看的明明白白 南蠻俠這回可栽了 南蠻俠往回一敗走 天霸等全是慌失色 齊說張義士受傷了 趕緊回莊調治 南蠻俠把按着傷的才一撤 大家全是一怔 要知南蠻俠傷勢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假天霸火燒鳳陽山 真義士巧用苦肉計

詩曰 自古男兒志四方 出門何必淚汪汪 滿朝朱紫文章貴 結髮夫妻歲月長

春暖豈如桃花暖 粉香不比桂花香 鰲頭尚有青錢選 早遣音書返故鄉

這幾句詩無非是激勵人的意思 因爲男兒志在四方 不能貪妻戀子 不求上進 別說是妻子就是父母 也得分清了輕重 常言說盡忠不能盡孝 忠孝不能兩全 就以趙士雄之母而論 若不能捨了兒子 叫他身入虎穴龍潭 趙士雄不過在趙家屯呆一輩子 那能露的了臉 有今日這一捨死忘生的報效 所以後來趙士雄隨着施大人 保着康熙爺 才落得高官得升 駿馬得騎 閑言少叙書接上文 南蠻俠被傷敗下來 天霸等一問 南蠻俠把手一抬



衆人再看那有什麼傷 大家全看着奇怪 不論誰也看見是受傷了 那知南蠻俠工夫出衆 三黃透甲雖是點上 南蠻俠故意不叫雖扎上也不教離開 所以全看着是扎上了 天霸等這才放心 南蠻俠可不敢轉身 怕是被徐天然看出來 天霸道 義士可回莊中休息 不提南蠻俠回吾家莊 這時天霸拉刀縱出來 大喝鼠輩休得耀武揚威 可知道黃都頭的厲害 趙士雄道 你不過是紹興府黃三太之子 全忘了本家來面目 你父也是綠林出身竟要把綠林道趕盡殺絕 今月你到趙某手下 吾要替綠林道報仇 天霸大怒道 你有多大本領 敢口出大言 縱過去掄刀就剝 趙士雄急忙接架 兩個人走了二十餘個照面 天霸略一失神 被趙士雄把頭巾扎穿 天霸往回一竄 敗回本隊 這是煙熏皂杜克雄 坑着大鐵鍬往外就走 趙璧道 皂王爺你幹什麼去 煙熏皂道 吾也打一下子去 趙璧道 你別壞事去 今天跟趙士雄動手的 不論多大的能爲 是許敗不許勝 這叫給趙爺捧場 煙熏皂道 那更行呢 我不見血不回來 趙璧道 那你也別賣命啊 煙熏皂道 不用你囑咐 准漏不了 趙璧也知道杜林他不是真像 不過是在小的時候 喫涼藥喫的 把心竅被熱血閉住 其實要趕上明白的時候 比奸孽的人還壞 一陣要是犯 饑氣來 真喫虧上當 這時天霸退下來 煙熏皂杜克雄抗着大鐵鍬喊道 小小兄弟你後退 看皂王爺這兩下子的 趙士雄一看 就是一怔 心說這是什麼東西 只見這人長的真賽黑煤一般 一對雌雄眼 一個睜着 一個閉着 咀唇翻翻 順着嘴往外流涎沫 鼻子外滿掛鼻涕 趙士雄道 小輩你叫什麼名字

通報上來 好打發你上路 烟熏皂說道 我姓杜名林 又叫克雄 有個外號叫煙熏皂 又  
叫皂王爺 趙士雄那裡懂得這些零碎 遂喝道 趙爺專會的是英雄俠客 你這無名小輩趁  
早回去 換有本事的前來 烟熏皂道 趙士雄你不用看不起皂王爺 叫你嘗嘗大鐵鐮的厲  
害 說罷掄起大鐵鐮 撲頭就打 趙士雄也不敢接架 往旁邊一撤步 鏽鐵碰空 烟熏皂一  
轉身 橫着就掃 趙士雄斜身把鐵鐮讓過 順勢頂三黃透甲錘直點他的胸口 煙熏皂見錘尖  
已到 急一偏身 哧的一聲 三黃透甲錘把煙熏皂的肩頭穿扎 煙熏皂把大鐵鐮往回一掄  
颯的一聲插在地上 趙士雄若非躲得快 就許砸在脚面上 煙熏皂撒腿就跑 趙士雄大  
怒 向着官兵這邊大聲叫道 趙士專會的英雄 像這類匹夫之輩 少要出來現世 趙士雄  
話聲未住 就聽得嘩嘩一聲響 由官兵隊中縱出一人 手中是練子何鐵錘 鳳凰展翅式  
左右一分 趙士雄一見來者正是安良義士夏天雄 自己的大師兄到了 咳了一聲 一跺脚  
倒提寶錘退回本隊 徐天然見趙士雄退下來 吩咐鳴金收兵 一棒鑼響 隊伍往山口裏  
退 徐天然迎接着趙士雄道 兄弟你辛苦了 爲何這陣未交手 退下來趙士雄道 這人  
是吾的大師兄安良義士夏天雄 小弟跟道兄說過 不論是誰小弟也要跟他分個高下 惟獨  
這位師兄 小弟可不敢跟他動手 徐天然道 那麼除了夏天雄之外呢 趙士雄道 就憑這  
把三黃透甲錘 一個也別打算逃出手去 徐天然道 愚兄趕緊開跨井籃 專找夏天雄決  
一死戰 趙士雄道 今日戰敗了南蠻俠天霸等 只怕他們另生別計 倘若教吾師兄把吾師

傳 或是吾們老太太激出來 壓迫着兄弟離開螺絲島 那就糟了 或者那裡知道小弟在螺絲島 把老太太再找出來 小弟就難立於人世了 徐天然道 賢弟你是多慮 夏天雄乃是俠義之流 決不肯做傷天害理的事 你們尊師在鳳陽山 一時那會知道 這時大隊已退進了寨門 徐天然命黃天蕩小心把守寨門 趕一進二寨門 可着山坡全是婦女們跪着 把山道全佔滿了 徐天然一往裏走 只聽齊聲喊道 徐道爺 吾們一天吃一頓飯全餓壞了 求道爺多開恩多積德吧 要打算把吾們餓死 不如把吾們全殺了吧 大人們還可以受罪 孩子們在山下全花慣了 這一來到山上 一文錢也沒有 也不能出寨門 整天的哭喊 大人孩子全不得安生 徐天然一躍腳道 真麻煩死了 遂說道 你們趕快回寨 從明日起 每日改三頓飯 吩咐嘍兵抬幾百吊錢來 當時散給所有的婦女 教他們給小孩子花 雖然沒處花去 小孩們最愛花錢 每人手裡有一把錢 立刻就喜歡了 這裡徐天然回歸大寨 擺酒慶功不提 再說天霸見螺絲島收兵 天霸也帶隊回轉伍家莊 衆人也就是剛剛落座 外面有人來報 公館有人下書 天霸吩咐有請 不一時把下書人請進來 大家一看 來了三人 正是羅漢童唐永傑 金頭老虎杜興 跟張興霸 天霸一看 心說怎麼下書還來三人呢 一定有何急事 原來公館裡施大人 接到趙家屯一封信 一封是給天霸 一封是恰鳳陽山通泉寨公孫治的 可是全沒封口 大人把給自己的信展開一看 不由得點頭暗嘆這位趙老太太 莫怪有女陳平之稱 謀略真勝過常人 大人隨把給天霸的信重加了封皮 又

一想此信頗關重要 螺絲島定有探子 來往探聽消息 此信若有失閃 則大事敗矣 且說羅漢童唐永傑 金頭老虎杜興 爺兒倆在公館蒙大人留着探珍珠燈找回 大人帶二人一同進京 必要隨摺保奏 這兩人雖是蒙大人恩典 可是在公館也是無聊 大人忽然想起 他們爺倆在鳳陽山借過路費 趁勢叫他兩人到伍家莊送信 去鳳陽山也有人了 遂把兩人叫上來 唐永傑 杜興叩見過大人 大人說道 這有書信一件 你二人送到伍家莊 面交黃都頭 一路上千萬小心 不要大意 此信關係重大 兩人答應 張興霸自從兄長死後 自己念念不忘 要給兄長報仇 遂上來見大人說道 我胞兄命喪在墨麒麟張鐸之手 小人若能與兄長報仇 豈不枉生於天地之間 願隨同到三莊 攻打螺絲島 捉拿墨麒麟張鐸 與兄長報仇 大人道 好吧 你就跟隨他二人一同去吧 三人領 大人之命 這才一同奔伍家莊 來到伍家莊 把信交與天霸 天霸把書信拆開一看 暗暗點頭 莫怪大大這樣慎重 隨把 給計全看了 二人相視一笑 談諧鬼趙璧氣兒就大了 在一旁念閑話道 想當初什麼事離了老趙不行 天霸道 趙大哥 你怎麼胡說起來了 計全道 別理他 於是附到天霸耳邊說了幾句 天霸點了點頭 遂問羅漢童唐永傑金頭老虎杜興道 聞得二位曾到過 陽山通泉寨 唐永傑道 不錯 吾們跟紫面崑崙波裏蛟公孫治有瓜葛 會在那裏借過路費 天霸道 那就好了 請二位辛苦一闖 到鳳陽山下 書 二人答道 願遵命前去 天霸道 那麼事不宜遲 這就起身 兩人領了路費 奔鳳陽

山前去下書 天霸向着趙璧先看了看 又跟朱光祖說了兩句話 彼此點頭 計大爺提筆寫了兩個紙條 遞給了朱光祖張興霸道 照計行事 張興霸看了看紙條 遂脫自己的衣服 趙璧一看拿自己當他人 肚子裏簡直要放砲 天霸也把衣服脫下來說道 我好在也沒有老人在頭裏 又是獨自一人 若是一位長輩在頭裏 也不敢穿這種衣服 趙璧在一旁說道 千萬可別穿孝服 人家是給親哥哥穿孝 老兄弟穿上可妨朋友 大家誰也不理他 趙璧一氣躲到一旁睡覺去了 張興霸把衣服換好 跟朱光祖也隨着起身 再說唐永傑杜興趕奔鳳陽山通泉寨 這一日來到山前 叫人進去通稟 這位公孫爺在這鳳陽山這些年 把自己的房子蓋的像瓦窖似的 也很有些積蓄 兒子浪裏銀龍公孫玉 入了鏢行 專走北口的鏢 在後文書百戰朝麟 插刀盜鈎 那時才是大英雄出世之時 這位公孫治雖年已七十多歲 仍是好動不好靜 不慣養清閑之福 在家中交了四十多徒弟 這天公孫治正在給徒弟們講論功夫 家人進來稟報 現有唐永傑杜興前來拜望你老 公孫治一聽 遂問道 你看兩人可是遭了事麼 家人道 倒看不出來 公孫爺那意思 是他二人既從這借了二百兩銀子走 就該回京 怎麼又回來呢 怕的是在路上又遇了甚麼意外 可並不是怕他又來借錢 問過家人 不是遭了事的情形 這才放心 吩咐請進來 家人出去不一刻唐永傑杜興進來 見了公孫治行過禮 公孫爺問道 二位爲何回來了 唐永傑道 現有一樁大事 關係老人家生死存亡 不得不前來報告 這有書信一封 請你老過目就知細情 把書信雙手交過

去 公孫治打開書信一看 看完了把這封信往嘴裏一填 張起嘴來一路亂嚼 嚼嚥了下去 許多徒弟一看 師傅八成要瘋 怎麼吃起紙來 公孫爺把信喫下去 站起來一蹶脚道 天啊 想不到老夫臨到老了 倒要作刀下之鬼 家敗人亡 眼見得人離財散 就是街坊鄰居 也得跟我遭殃 說到這裏 一個勁的哭了起來 衆徒弟見老師大聲痛哭 全都勸道 師傅你別難過 倒是因爲什麼事 你老人家別哭了 有什麼難過的事 對弟子等說說 也好給你想個法子 公孫治被徒弟勸的 止住哭聲 遂說道 別問了 這就是大數臨頭躲不過了 衆徒弟道 你倒是爲什麼 說說也氣叫弟子等明白明白 公孫治咳了一聲 雙目落淚的說道 這全是我教徒弟落的 才有今日 只因你們二師兄湖江犬趙士雄 誤保螺絲島徐天然 就是那忘恩負義的夏天趙 不念同堂學藝之情 竟在施大人那裡效力 幫着八班總頭黃天霸 攻打螺絲島 那黃天霸乃是最有名的意狠心毒 專辦趕盡殺絕的事 他已知趙士雄是老夫的徒弟 就要帶兵抄山來了 那時官兵一到 我這鳳陽山通泉寨住的全是安善良民 焉能拒官兵 那時老夫束手被擒 眼見得就要死別生離 怎不叫爲師的難過 衆弟子道 你老切不可想的那麼一點路沒有 黃天霸也未必准就前來 公孫治道 你們知道什麼 回頭向唐永傑杜興道 二位真够朋友 老朽感情不盡 吩咐從人預備一百兩銀子作路費 請回吧 我也不留二位了 唐永傑杜興告辭出來 老爺子向衆弟子道 你們全都各自逃生吧 我這話決不虛假 咱們也是師徒一場 你們所有未交錢的 也不用交了 已竟

交過了錢的 我也不再退給你們了 趕緊逃命去吧 徒弟對公孫爺的感情全不錯 一各個全都含着痛淚 胆子小的急急收拾行李 回轉家中 還剩了兩三個不肯走 公孫爺道 你們就是守着爲師傅的 也是無法 好在你那師哥公孫玉還在口北 躲過了這場禍 給我門中接續香煙 最可嘆就是你們師母 跟爲師的沒享過福 到老來倒受了罪啦 弟子們說道 何不叫師娘躲一躲 豈不好嗎 公孫治道 也好 那麼叫他暫避一時 遂把老妻請出來 把一切事說了一遍 教老太太收拾一包袱細軟之物 隨徒弟去躲避抄家 公孫爺一陣想起來就哭 又把丫環婆子也打發了 內宅弄了個亂七八糟 又把下人廚房喚來吩咐道 官兵不久前來抄山 那時玉石俱焚 你們也有來了一二年的 也有來了十年八年的 總算是主僕一場 咱們是無恩無怨 我也沒有別的好處對待你們啦 趕緊收拾行李物件 每人再給你們二十兩銀子 各自回家 省得被我連累了 下人們見老爺子說着直流淚 當下人的也有良心 一齊跪在面前道 主人待我們恩重如山 小人們那忍看着主人遭難 小人們情願守着主人 公孫治道 你們這就叫胡鬧了 你們不走 不過被官兵網着一走 拿到蘇州府營那一刀之苦 豈不白白送命 還是趕快走罷 這才各去收拾了自己的衣服行李 又過來給主人叩了頭 悲慘々走了 單有一個當廚房的 說什麼也不走 這個廚房姓王名祿 在此已多年 見主人遭了這樣大難 那肯扔下一走 廚房王祿跟公孫爺說道 官兵沒到已前 不論怎麼着也得吃飯 奴才情願伺候到你老走 公孫治道好 我也得吃一頓斷頭飯

這不是就剩我一個人啦嗎？你給我做一桌豐盛的酒席。我要自斟自飲。廚師王祿果然把一家子的菜，全給這位老爺烹調好了。整擺了這麼一桌子。別說一個人，就是十個人也吃不。這時天色已晚，掌上燈來。公孫治自斟自飲，就有胆子大的徒弟，回來看望的。遂問道：師傅你老這是請客呀？公孫治道：我還請什麼客？我一輩子也不肯大大方方的做幾個菜吃。這時我可想開了，再要不吃，我這輩子就算白來了。徒弟們道：我們陪着師傅喫吧。公孫治道：誰愛喫誰就坐下。徒弟們圍着桌子一坐，拿起酒壺來道：我們每人敬師傅一盃。公孫治道：很好，這是咱們師徒散夥飯。說着話徒弟們每人敬了師傅一盃酒，把酒敬完。公孫爺也不用人讓，自斟自飲，越喝越有勁。徒弟們站了起來。公孫治道：你們走吧。順便到街鄰告訴一聲去。就提我這裡不久有官兵前來查抄。叫他們千萬別多管閒事。聞得小兒黃天霸，每次帶兵剿寨，老夫在這鳳陽山，雖不能保護街鄰，也不願街鄰受害。官兵若是到了，趕緊關門閉戶別出來。徒弟們答應一聲全走了。公孫爺又把王祿叫來道：你不必在這戀戀，咱們若是有緣，終有相會之日。王祿無法也只得走了。公孫爺喝了個醉熏熏的，把金背砍山刀拉出來，從院裏跑着往外罵。一個勁的罵黃天霸小兒太已的意狠心毒。公孫爺與你有何仇，非抄我滿門不可。老夫跟你拚了。掄着刀見人就砍。把街鄰吓的，不等官兵來就全吓跑了。這位公孫爺由東邊罵到西邊，由南邊罵到北邊，罵的無人敢答腔。又跑到家中把三道院過去，剛



一韓遭 這時天已三更 公孫爺把酒壺拿起來 又喝了兩口又罵 正在這時 就聽房上颼的一聲胡哨 跟着有人喊叫 鳳陽山通泉寨的公孫治聽真 你教了徒弟 竟敢勾結螺絲島的賊人 盜去珍珠燈 不懂得大清國律的厲害 你還有幾個腦袋 蘇州府八班總頭黃天霸前來拿你 跟着又有一人喝喊 公孫治你敢背地裡罵人 該諧鬼趙璧來也 公孫治亮金背刀 大渴一聲 天霸小兒欺吾太甚 老夫與你一死相拚 天霸縱了下來 與公孫治戰在一處 兩人棋逢對手 殺得難解難分 究竟還是天霸把刀法一緊 老英雄公孫治背上受了刀傷 就是這樣 仍然不肯敗走 又戰了十幾個照面 公孫爺左肩右臂全帶了傷 重砍一刀 往外一縱 跟着墊步擰腰竄上房去 天霸早把刀交左手 登出一隻鏢來 大喝老賊那裡走 一抖手這隻鏢奔公孫治後面打來 公孫治腳剛站房簷上 那鏢躲的了 往旁一偏身 正打在左膀上 身形一晃 險些掉下來 遂咬牙罵道 天霸小兒 老夫只要不死 必要報今日之仇 只聽那邊大喊道 官兵可別叫公孫治走了 公孫治竄房越脊逃出通泉寨 回頭看了看天霸等並沒追來 這邊趙璧見天霸追了一程 回來說道 終被老兒跑了 咱們怎麼辦呢 天霸道 咱們奉公事辦案 抄封他的家產 鎖拿他的家眷 好去交待 趙璧道 吾們那有那麼大的工夫 索性給他斬草除根 點把火給他燒了 叫他連巢穴全沒有 免得往後再回來盤踞 天霸點頭 趙璧找到了許多引火之物 立刻給點着 令蛇亂竄 火光冲天 兩人在門外一站 看火勢一時比一時的大 如同一座火燄山相似 通泉寨的鄉鄰們

出來想救火。那知有官人在那裡監視着，不准人救。趙璧大喝道：「誰救火，誰就是公孫治一黨。」鳳陽山全是安善鄉民，誰敢惹事，只好看着不敢救。一會工夫，把一片瓦窖的房子燒得土平。這時天霸趙璧遂離了鳳陽山，趕到天亮了，有些賣青菜的，每天一早挑到鳳陽山，必要趕一早全賣出去，惟有今天可賣不了啦。公孫治的家中一被燒，連上隣居，隨着也着了好幾家。被災的人家哭哭啼啼，脫不是罵天，罵太毒，賣青菜的一看不能賣了，白走了十幾里路，仍然得挑回去，別處去賣，不提鳳陽山之事。單表公孫治逃出鳳陽山，找了一個樹林中，把帶的刀傷藥，敷在傷口上，點，可是混身的血跡沒法洗去，只可略歇息歇息。然後够奔螺絲島的後山，這裡也有守山的嘍兵把守。公孫治遠遠的叫道：「有勞衆位代爲通達，就提有鳳陽山這寨公孫治，找關江犬趙士雄答話。」嘍兵遂答道：「你等一會，我與你通稟。」這日正趕上徐天然與趙士雄巡查各寨，走一處徐天然道：「兄弟，你看此處地勢如何，佈置得法否？」趙士雄道：「道兄，此處看着雖非重要，可是萬別少駐人。雖然山下是懸崖陡壁，若有能人也能上的來。」三國時鄧艾渡陰平，錦屏山若有大兵駐守，那容鄧艾誇口，驕敵大意的必敗。徐天然點頭道：「兄弟所論極是，遂又到各處巡視了一回。趙士雄把那處應當駐多少人，那處應當如何防守，全說的是保守之法。徐天然聽覺愈覺佩服。兩人正說着，來到一座山頭，忽有後寨嘍兵上來報說：「啓稟寨主，現有鳳陽山通泉寨公孫治拜見，並且叫先報趙家屯趙士雄答話。」徐天然聞聽一怔，向趙士雄道：「這是老英雄來了，我們應當前去。」

迎接 趙士雄道 道兄且慢 遂問嘍兵道 這位公孫爺來了多少人 嘍兵道 獨自一人 并且看那情形是受了傷似的 一身血跡 趙士雄向徐天然道 常言說人心難測 我們雖是 師徒 現在咱們是與官兵對敵 不能大意 咱們先在山頭答話 徐天然道 就依賢弟 於是二人轉下二道山頭 這裡已能跟山下說話 徐天然趙士雄一同往山下看 趙士雄一見果然是師傅 可是狼狽異常 只穿着一身褲褂 倒提着金背刀 隱隱見衣服上許多血跡 遂大聲招呼道 恩師 你老人家爲何來到此處 恕弟子爲朋友守山 實在失禮 求老人家恕 弟子之罪 公孫爺拍頭看了看 帶着悲聲說道 爲師的現在家敗人亡 落得無立錫之地了 這全是收徒弟落的 只因你來到螺絲島 你那無義的師兄夏天雄 不念師徒之情 師兄弟之義 幫着黃天霸 立誓要拿你我師徒二人 他好升官發財 昨天霸小兒 跟該諸鬼 趙壁 帶着官兵前去勦我的通泉寨 他們不顧傷天害理 仗着以多爲勝 爲師的昏夜之間 竟受傷四處 不是爲師的工夫有根基 恐怕早送命在他們手下了 最後逃得性命 最可恨的是那趙壁 竟唆使天霸放火燒我的家宅 可嘆我那片宅院 燒了個片瓦無存 並且把四鄰全連上 跟着一塊遭殃 爲師本想自刎一死 又想到不報此仇 死不瞑目 這才想起投奔你這來 你若念師徒之情 幫助爲師捉拿天霸趙壁 爲我出胸中這口惡氣 你看爲師身上這些傷痕 就知道他們實想着把我我置之死地 說到這裡用袖拭了拭眼淚 徐天然在一旁也聽的清清楚楚 心中好生不忍 遂向趙士雄道 尊師也算爲我的事 才落到這種地

步 所咱快出去迎接吧 趙士雄道道見 可不是愚弟背義忘師 我現在既在螺絲島 就不能由我身上出了意外 萬一他老人家被天霸等買動 前面拿小弟 你一開後寨門 他們由水寨混進去 跟着往裡一闖 那時我們措手不及 豈不上了他人之當 徐天然道 那廢難道就不叫尊師進山嗎 趙士雄道 小弟也不能落不義之名 最好別開水寨門 叫他老人家爬山而進 縱然有什麼詭計 也不過一人 跟着派幾名遠探 到鳳陽山一帶前去咱探明白 到那時真假自知 徐天然道 賢弟爲愚兄心機用盡 愚兄實在感銘五內 趙士雄又向山下說道 師傅 弟子現在寄人離下 螺絲島現在被圍 官兵時刻前來槍山 所以輕易不敢開寨門 怕是官兵乘機闖進山來 現在只好屈尊你老人家 用轆轤把你繫上來 老人家多多担待 公孫治道 那有何妨 徐天然遂吩咐嘍兵 找了個竹筐 用長繩墜落下山去 公孫治果然坐在筐內 不一時 統上山來 徐天然趕緊過來相見 趙士雄引見道 這就是本山大寨主徐道長 公孫治道 徐寨主 你乃當代英雄 屈身草野 老朽久仰大名 徐天然道 老前輩過獎了 我與士雄兄弟情同手足 老前輩也如弟子的恩師一樣 說到這裏 跪在地上 就要叩頭 公孫治趕緊用手相摻道 徐大寨主請起 老朽可不敢當 現在老朽有家難奔 還得托庇寨主的威名照拂 徐天然道 老前輩不要客氣 趙士雄跪在地上叩頭道 弟子不能在恩師面前稍盡孝心 反倒連累了恩師 公孫治道 現在不必提了 咱們師徒只要能報了這大的冤仇 爲師死亦瞑目 徐天然道 老前輩請吧 這才一同來

到大寨 徐天然聚集了衆家寨主 給引見道 這位老英雄乃是鳳陽山通泉寨公孫治老前輩 大家耳中早已聞名 路一同見過禮 徐天然果然按着趙士雄的話 派了五班人 每班五人 前去鳳陽山前去打探 這頭一撥探事還沒到鳳陽山 在半路上就遇見 好幾個賣青菜的一邊走着 一邊報怨道 人的財命有限 每天這挑菜 挑上鳳陽山不用費事 就是公孫老爺子一個主 就買一半去 咱在通泉寨前後一轉 就全賣淨了 那知昨天施倫把老人家的家中 燒得瓦解冰消 他老人家遭了殃 我們也被了累 白挑一挑子青菜 怎麼去的 怎麼回來 頭一撥探事從賣菜口中 聽得這種消息 趕緊向回山報告 此時徐天然把公孫治陪到一個跨院裏 明着是教老爺子養傷 暗着派人監視 實等於坐監 這第一撥探子回山報告 把所探聽來的情形 向徐天然一報告 徐天然道 賢弟咱們弟兄可太對不過老人家了 老人家果然遭了這種禍事 趙士雄道 道兄可不要太已心實 黃天霸鬼計多端 誰能保的住賣菜的不是官兵所扮 探子也就許教官兵用錢財收買 徐天然把手一拍道 罷了 還是兄弟你心細 愚兄也有這一疑 只不肯明言 咱索性再候幾撥探子全回來 核對他們的報告 自知真假虛實 第二天二一撥探子回來 向徐天然報告道 啓稟寨主 探子奉令到通泉寨一調查 果然公孫爺家中被黃天霸縱火焚燒 連四鄰全被牽連 鳳陽山的居民怨聲載道 沒有不罵 黃天霸的 公孫爺被黃天霸所傷 逃走沒有不知道的 徐天然點點頭 探子退去 簡斷捷說 五撥探子到第三天全回

來異口同音，俱是一樣的情形。徐天然把脚一躍道：「兄弟我們可對不起老師傅了。」趙士雄道：「道兄不必抱愧，咱們爲全山大事，不能不加小心。」徐天然帶着全山衆寨主，大小頭目一同來到跨院，進屋中自己搶步，到公孫爺面前，膝點地跪下說道：「老師傅，徐某大對不過老人家了。」趙士雄也跪在地上，哭道：「師傅，弟子不敢說瞎話，這幾天弟子實拿老人家當人，今日才聽明白，老人家果然真遭了這樣不白之冤。」弟子實學有愧。公孫爺也是老淚橫流道：「徐寨主起來。」士雄你也起來。老夫萬不料會遭了這樣逆事，那黃天霸趕盡殺絕，大約你七十三歲的師母，也被火燒死了。你師弟我聽說也死在他們手中。我來到螺絲島，爲是借徐寨主之力，跟天霸小兒決一死戰。徐天然道：「老英雄不必悲傷，螺絲島現在正是被困的時候，正好借重老英雄之力，整頓此山。」徐某情願讓老英雄坐頭把金交椅，執掌螺絲島，藉展大才。公孫治道：「徐寨主在下來到貴山，一則爲小徒跟閣下有這段淵源，二來爲借重徐寨主之力，好報前仇。若叫在下作喧賓奪主之事，在下立刻離開螺絲島。」一時不留。徐天然這時站起道：「師傅你既不願在螺絲島替弟子整理，現在請你老人家到後面看一點東西。」趙士雄也跟隨來到一所宅院，見這所房子起蓋得非常富麗，三間樓房，極其寬大。朱門繡戶，畫棟雕樑，上了月台，見門口懸着一塊匾，寫着是「安樂樓」三字。這是徐天然住宿之所。徐天然往樓上相讓，公孫治見了這所樓，想起自己通泉寨幾十年的心血，整理得像瓦窖似的，如今落得片瓦無存。徐天然也看出來了，急忙往樓上讓，公孫治跟趙士

雄一看 這樓上迎面供着三霄教主 當中一座寶鼎 真是希世之寶 几前一個棕蒲團 當中這間作爲佛堂 左邊這一間 陳設着雲母石的大床 上面錦茵繡褥 非常富麗 几案棹椅 全是楠木鑲嵌螺鈿的 上面擺着一切的古玩 靠山牆一座大鐵櫃 緊挨着床旁 右邊那間 也是照樣的陳設着古玩 三間樓房 窗明几淨 毫無纖塵 徐天然讓公孫治落坐後 有侍候內寒的從人 獻茶來 徐天然道 老師傅你的鳳陽山通泉寨 府上有多少房子 公孫爺嘆息了一聲道 我那裡是四合的瓦房四進 如今落得 無安身之處了 徐天然道 老師傅不必難過 大約就是淮安府的府台 也未必有這種享受 就請老人家 在這裏住 這個安樂樓 從今日起 就算是老師傅的 派八名嘍兵 伺候老師傅 說到這裡 徐天然從腰裡 拿出一把鑰匙 來到鐵櫃前 把鐵櫃打開 只見裏邊 正是那惹起一片殺劫 費盡了 九牛二虎之力 眠思夢想的珍珠燈 現在裏面放着 真是寶物 一亮出來霞光耀眼 寶氣照人 徐天然道 老師傅請看 這就是價值連城的珍珠燈 這個寶物 也送與了老師傅 隨把鑰匙送到 公孫治面前 恭恭敬敬說道 這珍珠燈就算是你老人家的 不論螺絲烏龍守不能守 這算補報老人家 爲我們破家蕩產 幾乎把性命送掉 這個珍珠燈雖不是 無價之寶 將來老師傅 帶到北京 足夠老師傅 一世的生活 公孫治道 徐寨主 在下可不敢受這樣重賜 請徐寨主把保守珍珠燈的責任交給在下 在下把這條老命 攔在珍珠燈上 跟他生死同之 決不能叫他落在他人之手 可是有言在先 這個燈咱們三

人中、缺一人我可不能叫他動。徐天然道：我把珍珠燈送給你老人家，也補不過老人家這份情來。老師傅既然願看守此燈，我與士雄兄弟，倒可一心的對付官兵了。把話說完，徐天然又調來八名從人，囑咐好了。小子伺候，所有飲食用度，全向大廚房跟大寨裡隨時取用。不準託故遲延。徐天然敬奉公孫治，就如同敬奉父母一樣。這才同趙士雄够奔前寨來到大寨中。徐天然道：兄弟這才是芝蘭比君子，松柏古人心。老師傅爲愚兄險些喪命，我們弟兄差點沒把老師傅的心屈死。這時雖然這麼供奉老人家，愚兄還覺有些對不起老師傅。趙士雄道：這也就足矣了。徐天然因爲珍珠燈有人看守，絕無危險。這才有了決心整頓本山的事務。叫黃天蕩跟張鐸，挑挑三莊的精兵，趕緊操練。叫劉滾巡查各寨。趙士雄督查全山，那處有應添應減，守望放卡，放哨守護，隨着趙士雄的意見調動。就這樣三天的工夫，才把各處整理的絲毫沒有露空的地方。三莊的精兵也挑選齊了，編成了一大隊。預備第五天跟天霸決一死戰。到了第四天頭上，有後山守寨門的頭目，進分金廳來報告。啓稟寨主，後山外現有趙家屯的家人趙福，前來求見。徐天然向趙士雄道：賢弟，趙福此來定有事故。趙士雄道：他怎麼會知道後山的道路？徐天然道：他每次送禮，全是從後山來。遂吩咐頭目派水寨小船，把來人接進來。那頭目去了工夫不大，把趙福帶進了分金廳。趙福與徐天然行過禮，又拜見過主人。徐天然道：趙福你是奉老太太命來的，有什麼事情嗎？趙福未從開口先落下淚來，口尊徐老爺，吾們家中遭了事，趙士雄急忙站



起來道 可是老太太有什麼意外嗎 趙福道 老太太倒沒出什麼意外 就從前天黃天霸帶着官兵 會合着淮安府的官人 前去趙家屯抄家 幸虧事先得信 你那位表兄 響鈴鏢周昆現在淮安府當班頭 暗中給家中送信 叫老太太躲避 老太太只帶了十隻大箱子逃了出來 可是大奶奶捨不得一片家財 老太太怎麼勸也不肯走 大約連了環婆子全被淮安府抓去了 現在房子已被官面上封條 徐天然一腳道 天霸小兒 趕盡殺絕 兄弟你被愚兄所累了 趙士雄怔忡々站在那聽着 聽趙福說完 冷笑了一聲道 這倒好 省得我內顧之憂 老太太只要沒有差錯 愚弟倒沒有甚麼顧惜的 道兄不必放在心上 這事倒好了 愚弟死心塌地跟他們一死相拚 此事決非天霸之意 他又不認得愚弟家中 全是夏天雄出的主意 我們那是師兄弟 簡直是冤家對頭 又問趙福道 老太太現在那裡 趙福道 被你老表兄接到周家屯去了 趙士雄對徐天然道 道兄 小弟不論如何 也得看看望老太太去 把他老人家 要安置好了 小弟就放心了 徐天然道 兄弟你去吧 愚兄論理先得看看望老太太去 這裡實無法分身 可是賢弟你這一去周家屯 還是說從螺絲島回去 還是從鳳陽山回去的呢 這時趙福說道 老奴不敢相瓶 把我們大爺已竟來到螺絲島 稟明了老太太了 可不是老奴違背前言 不能守口如瓶 只因老太太逃到周家屯 想兒子全要哭死了 老奴無法才說了真情實話 老太太當初雖是不願意 此時倒也無法了 遂教老奴前來 徐天然道 這倒好省得我兄弟提心吊胆的 趙士雄道 愚弟心急如焚 一刻不

願停留 跟道兄告辭 我把家母安置好了 必要趕緊回來 決不有負道兄 徐天然道好吧  
又賞了趙福二十兩銀子 徐天然親自送到後山到了水寨 預備了小船 趙士雄上了船  
彼此抱拳作別 趙士雄直奔周家屯 到了周家屯 響鈴鏢周昆的門首 趙福扣門 有家人  
開了門 也不用通稟 趙士雄跟趙福奔內宅 剛轉過屏門 只見母親拄拐杖 笑容滿面在  
院中站着 身後還跟着兩個人 趙士雄看着面熟可不知姓名 大約是在前敵上會過 表兄  
也正從後面出來 趙士雄急忙緊走兩步 來到母親面前一跪道 孩兒不孝教母親受驚了  
老太太道 事出爲娘的主意 我兒何罪之有 趙士雄站起來 向表兄見過禮 又問母親道  
這二位是何人 老太太道 這是施大人手下的二位班頭 這位是神眼計全計大爺 這位  
是趙璧 周鼠道 兄弟你來了正好 這裏正計議破山之計 我們屋中去說吧 遂一同來到  
上房 老太太落坐 計全趙璧也在旁坐下 趙賢弟螺絲島之事 全仗賢弟盡力  
趙士雄道 小弟交友不慎 有通賊之嫌 尙求諸位在大人台前多給小弟美言 小弟現在不  
過是稍贖前罪 老太太問道 你走後我曾給你師傅去信 教他老人家用苦肉計 詐降螺絲  
島 聞得鳳陽山通泉寨 已被官兵抄過 你師傅詐進螺絲島 徐天然可會相信 趙士雄道  
我師傅苦肉計作的傷痕很重 徐天然已毫不疑心 珍珠燈已交給我師傅看守 老太太道  
這是最好的事 爲娘二次用計 教官兵到趙家屯抄家 明着是拿我兒媳被官兵抄去 暗  
着是把送回娘家 家中教淮安府貼了封條 倒省得我們担心了 我來到這裡 才把計大

爺等請來 因爲螺絲島聲勢浩大 非你師徒二人之力所能爲 所以想總得多進去能人 才可以 破他的山寨 爲娘想用計進螺絲島 帶進去老少英雄 一戰成功 這現有十隻箱子 我把能帶進山去 隨即站了起來 到了院中趙士雄一看 全是躺箱式樣 把箱蓋打開 原來全是兩層 內有夾底 把夾底掀開 下面足可躺一人 裏面有一個水葫蘆 一個點心盒 從外面看着嚴緊合縫 暗着已留好氣眼 趙士雄道 這箱子怎麼用法 老太太道 每一個箱子藏一位義士 把夾底一合 上層放些衣服物件 以防螺絲島檢查 這不過是防備 其實決不能教他開箱子 衆位義士帶進山去抬箱子的人 用金大力手下的勇士四名兵抬一個箱子 這四十四名兵 能敵四百人用 爲娘的也得去 吾跟計大爺商議的 用四位年少的假扮丫環 還有一名婆子跟隨 保護爲娘決無凶險 趙士雄看明白了箱子 遂來到屋中 計全道 趙賢弟 吾們這種計劃 有不對的千萬不要不肯說 吾們既是同心協力保施大人 就要事事開誠佈公 總要事無萬全 別叫他有漏空的地方 這十個箱子四十四名壯漢 四名丫環 一個婆子 隨老太太一同進山 外面還要同時接應才好 不客他緩手 此事也是天意湊巧 飛龍鏢局神彈子李五爺 大人已請他幫忙 還有花爪虎馬得槽 下海龍尹路成兩位鏢師 來到公館道謝 大人請他二位幫辦勦螺絲島 兩人願效死力 預備好船隻虛張聲勢 兩鏢局同時走螺絲島水寨 只要螺絲島出來劫鏢 那時保鏢跟押鏢的滿下水 候他將船搶進了水寨門 船倉裡有埋伏的官兵 立刻搶開水寨 後面

預備的官兵，趁勢搶水寨。因為聽說他水寨，都裝設了滾龍等等埋伏。可是押鏢的客人，必須請三位有本事人。我們預定是石爺石寶珍、尚爺尚瑤珍，作為二友鏢局的鏢主。再帶四個徒弟，假扮商家學徒。這四人已定，乃是尚義傑、唐玉傑、秦文寬、杜恒傑。再請秦三爺、秦國珍，作為飛龍鏢局的鏢主，也帶兩名學徒、教秦文緣、秦文寬跟隨。可是時間必須定規好了。鏢船到時，必須正是大寨內放火。前山攻進螺絲島，那時他們只要一切二友的鏢，二位押鏢的鏢主，不要與他打，只要棄鏢船逃走，不會水的，可由會水的接應。趙士雄道：此計實在萬全，但不知這四名丫環是誰假扮？要是露了破綻，也容易誤事。趙璧這時把東屋門帘一挑道：四個梅香出來見客。計全道：老趙這是周大哥的內宅，不許胡言亂道。趙士雄一看，從屋中走出四名清俊的小丫環，頭上滿是雙挽抓髻，粉面朱唇，走道很是輕巧，穿着錦繡的衣裳，真看不出有一點男子的意思來。四個丫環見了趙士雄，很覺着不好意思。趙士雄向計全道：裝扮的很像，足可以把徐天然矇下去。不過腳底下差一點。計全道：誰要問，就提是從北京城買來的，也就不疑心了。趙士雄道：這四位是誰？計全道：這四位是小神童賀仁傑、玉面粉哪叱、秦良傑、小子都徐珍傑、銀錘太保吳玉傑、趙士雄道：施大人，手下竟有這些能人，那會不給地方造福呢？趙璧又向屋中招呼道：老媽也出來吧。別悶着啦。只見門帘一啓，從屋中走出一個老媽子，說話這位真是三河縣的口音。正是長臂童子黑士傑、趙士雄一看真像。計全又向廂房一招呼，原來老少羣

雄全都在這裡 遂全請過來跟趙士雄相見 計全道事不宜遲 吾們按計行事 我想請三俠  
七雄暗進螺絲島 可得避點委屈 在箱子裡面屈尊一天 計全這一分配是王金雄 王玉雄  
鑛鐵太歲李茂雄 煙薰皂杜林杜克雄 打虎將小玄壇馬元雄 托天大帥劉月雄 鎮八方  
小太尉張景雄 七雄外有三俠 是鎮東俠老道吉干 南蠻俠張玉 無髮俠高廷 這十位滿  
綽在箱子內 只要這箱子一進大寨 就可以起事 可是前山請天霸帶人攻山 鏢船進水寨  
這種箱子人進去把鎖一鎖 再貼上封條 夾層內有暗簧從裏面可以推開 臨時不用開鎖  
趙士雄道 倘若徐天然要驗看怎麼樣呢 老太太道 我一見他放聲痛哭 自然把老道  
哭糊塗了 他那還能顧查看箱子 並且我已預備了一番言語感動他 自然不教他起甚麼疑  
心 趙士雄道 母親只要有把握那就好了 這時一同來到院中 把箱蓋打開 老道吉干道  
想不到還得裝這麼一回 真把俠義二字糟踐透了 爲施大人真叫無法 趙壁向杜克雄道  
黑小子你怎麼樣 是不行 可別假裝不含糊 壞了大事你可担不起 杜克雄把眼一翻  
道 你怎麼就看出我不行呢 也不是跟你吹 在裏面躺三天三夜也不能夠糊塗 說着話頭  
一個先跳進了箱子 往裏一躺 這蓋上吧 這裡真好 死了全不用買棺材啦 趙壁道 你怎  
麼這麼喪氣 說話中間七雄三俠滿進了箱子 把夾底一蓋 上面裝上些衣服等掩蓋 把大  
鎖全鎖上 又貼上了封條 趙壁向箱子裏招呼道 老杜你覺着怎麼樣 杜克雄道 我這兒  
舒服極啦 在裏面吃完睡 睡完了喫 進來不想出去 趙壁道這倒不錯 你就老實呆着吧

說話間從後院再出四十名小金大力 一概都是老山東 矮衣襟小打扮 個個精神抖擻 身大力大 這時箱子全拴好了繩套 四個人抬着一個箱子 計全囑咐道 箱子進了螺絲島 放下時候 萬別往高處堆 記住了 箱子暗門在旁邊 別教他們別的東西擋住暗門 小金大力齊聲說道 知道了 俺們抬這個算的了什事 准保不碰不碰 老太太見諸事備全 才吩咐順轎 早有一乘小轎搭進了門 周昆道 姑媽我也閒着沒事 不如我也跟去多少也可以效道力 老太太道很好 你是我的內侄 跟了去也名正言順 計全道 請李五爺 馬尹二位立時上鏢船預備 候老太太進了螺絲島 鏢船再動身 我們這次的事一半盡人力 一半聽天命 趙士雄忽然想起一件事 叫老太太及計全道 我入螺絲島以來 結交了一個心腹 此人叫白面狻猊甘亮 跟孩兒結爲生死之交 此人跟周表兄是師兄弟 又跟黃少傑是師叔師侄 他在內裏能作事 臨時只要一攻山 他能立時炸開柵欄門 我們不費吹灰之力 准能取下螺絲島 老太太計全等大喜 遂說道全是施大人之福 才感的事湊巧 這時神彈子李五爺 馬得槽 尹路成全先生走了 各自預備鏢船 預備進螺絲島計全等回轉三莊 這時老太太也起身 轎子在頭裏被後是十隻箱子 四名丫環一名婆子 趙士雄周昆跟隨 抄着僻靜羊腸小道 够奔螺絲島後山水寨 趕到了螺絲島的水寨 趙士雄見送自己出水寨的小船 尚在那裡等候 趙士雄教那水寨的頭目道 有勞通稟 就說家母到了 那頭目聽是趙老太太到了 不敢怠慢 急忙駕小船奔旱寨 趕緊飛奔大寨 進了

分金廳通報 現有趙家屯趙老太太到了 現在水寨等候 並且還有許多箱籠從人 徐天然把脚一蹀道 糟了 我把他家害得家敗人亡 我怎麼見老太太去 衆寨主道 徐寨主現在不是後悔的時候 請寨主趕緊迎接才是 徐天然道 擺隊迎接 我還要請賢弟看在愚兄的面上 接老太太時候 全行大禮 人家母子爲我們螺絲島 落得家敗人亡 人離財散 此時總得給老太太個好看 稍表人心 衆寨主道 你老就不用屬附 論老太太的年齡 也應當給他老人家磕頭 徐天然忽又爲難道 老太太不論多大歲數 也是女流 總得有女眷招待才對 小蜜蜂宋起道 何不請楊榮楊寨主的太太 迎接老太太 徐天然道 我倒把他忘了 吩咐嘍兵 緊去請楊寨主夫婦 不多時楊榮跟白蝶娘侯賽花夫婦來到 徐天然向侯賽花道 弟妹 現有趙士雄的老太太來到 煩勞弟妹好好招待 替劣兄在老太太面前盡點孝心 侯賽花在螺絲島 歷來沒討過徐天然的喜歡臉 今天忽然求到自已面前 起心裏這份痛快 就不用提啦 立時笑容滿面的說道 兄長望安 我按着兒婦侍候婆婆 那樣孝順老太太 還會落了不是嗎 徐天然道 弟妹多偏勞吧 侯賽花像得了狗頭金似的 隨着往外走 徐天然傳令 滾水鼈黃延壽調水寨大船接老太太 黃延壽調來飛虎舟 徐天然叫衆寨主在岸迎接 徐天然上了大船 來到對岸一看 對面岸上有一乘小轎 轎前丫環婆子圍隨着 後面許多的箱子 幾十名挑夫 徐天然棄舟登岸 老太太也下了轎 徐天然搶步到了老太太面前 雙膝點地 跪下說道 義兒徐天然叩見老母 徐天然這聲稱呼 實拿老太

太當自己親母看待 老太太掩面大哭道 徐道爺你害得吾一家好苦 吾是如何屬附你 不叫你引吾兒子歸綠林 你是跟吾們是前世冤家 現在我萬貫家財全完 老身這樣年歲 落了個無家可歸 吾兒媳也被 官方抄去了 生死不明 老身若不是我內姪送信 連這幾個箱子也帶不出來 說不定我也做了刀頭之鬼 徐天然叩頭勸道 老娘你老不必難過了 有孩兒三寸氣在 必要給老娘重整家業 老太太抽抽答答哭泣着 徐天然竭力相勸 抬頭見趙士雄身後站着一個中年的大漢 不覺一怔 遂問道這是何人 趙士雄給引見道 道兄這是老太太的內姪周昆 跟小弟是表兄弟 徐天然見過禮 老太太仍是不住的大哭 徐天然道 老娘不必悲痛 愚姪必須與老娘重整家業 徐天然又向侯賽花道 弟妹還不拜見老太太 侯賽花走到老太太面前 跪在地上就給老太太磕頭道 伯母在上 姪婦侯氏給伯母問安 老太太忽然見這裡會有這麼個清俊的少婦 忙萬福還禮道 這位太太請起 老身不敢當大禮 忙叫丫環 把這位太太扶起來 賀仁傑成心冒壞 往起一架 侯賽花隨着站了起來 一看這個小丫環 杏眼桃腮 粉面朱唇 長的非常的俊秀 侯賽花又是極妖艷的婦人 不禁不由的 彼此一看 侯賽花起心裡 這麼愛看這丫環 未免一怔神 自己臉上一紅 侯賽花提起全副精神 伯母長伯母短的 招呼的非常親近 徐天然叫水手搭好了雙跳板 請老太太上船 老太太道 可別叫你那嘍兵們 粗手笨腳的 亂動老身的東西 徐天然仍叫原來的人搭着 侯賽花揹着老太太上了船 四十名小金大力



把這十個箱子担起滿上了船。立時開船。到了對岸旱寨。早有衆寨主跪在兩旁迎接老太太。趙老太太上了岸忙說道：衆家寨主請起。老身可担不起。轎子搭過來。這可不用原來的轎夫。由本山的轎夫抬着這乘小轎。連這些丫環婆子圍隨着進山。徐天然吩咐把老太太請到內寨。趙福押着箱子進了庫房。把箱子滿是單擺浮擱。安置完了。有管庫房的說道：這庫房門上了鎖萬無一失。趙福道：我不是不放心。這把鑰鎖歸我管兩天。管庫房的心說：八成要頂我這份差事。賭氣了把庫房鑰鎖交給趙福。趙福把門鎖上。在庫外一坐。不提趙福在這看守箱子。且說老太太到了內寨。候養花把老太太迎接到屋內。殷勤的問候。趙老太太見這屋子收拾的非常富麗。徐天然也跟着進來。向老太太道：老娘你看這裏准不能讓你委屈了。只要你用甚麼。言語一聲。孩兒弄來。給老太太享用。這櫃子裡是銀錢首飾。這盒子裏裝的是精緻的點心。你老想吃什么吩咐大廚房一聲。他們立時給做。決不敢稍事延遲。又向丫環婆子道：你們好好服侍老太太。在外邊多少工錢照樣給。在外我多加一倍。丫環們全不肯答話。只有那老媽向前說道：謝々寨主爺。徐天然道：你姓甚麼。莫媽道我姓莫。徐天然道：莫媽你倒很機靈。我很喜歡你。沒等徐天然說下句。莫媽啣了一聲。低頭道：寨主爺你可不中。俺們當家的厲害的多呢。徐天然道：你怎麼不聽我一句話說完。我是喜歡你能够服侍老太太。莫媽這才謝了寨主爺。徐天然跟老太太告辭出來。到了分令廳。與衆家寨主計議出兵的事。正在這事嘍兵進來報道：米倉頭目求見。徐天然

道 叫他進來 這管米倉頭目拿着一本賬 一個紅單子呈上 徐天然看了緊皺眉頭 手理墨髯道 不是吩咐過你 叫你勻着食嗎 再不能支持 再少勻點 管倉的頭目只有唯々答應 徐天然道 嚶兵如要有問的 你可對他們說 這麼着還可支持三月 候着大宗糧草運到 仍然是照樣的發口糧 這不過暫時維持 千萬不要對他們說出實話 倘若不遵鼻你的首級 管倉的頭目垂頭喪氣道 這倒是怎麼回事呢 原來螺絲島原有三個月

的糧米 自從中了絕糧計 三莊的七八千人 一進螺絲島 食指浩繁 把餘糧全給喫淨了 故此不能支持了徐天然萬般無奈 才這麼辦 雖是這樣 豈不是掩耳盜鈴 徐天然見管倉的弄後 急的是束手無策 正在這時嚶兵進了分金廳 單腿點地說道 報 現有天霸帶兵攻螺絲島 徐天然越發煩惱 傳令霹靂鬼鎮乾坤黃天蕩跟甘亮 帶着兩個內弟 郭鶴郭虎 守住鵝頭峰 多備灰瓶砲子 滾木擂石 守護三道寨門 工夫不大 又有探子進分金廳 單膝點地道 報 現有二友鏢局 由淮安府起運大宗糧草 由淮河運往北京城販賣 今日必進螺絲島 請寨主定奪 徐天然道 此乃幫助我也 眼見得螺絲島就要絕糧 就有這種巧事 探子又說道 還有一支鏢 大約是古玩商 許也走淮河 大概隨着糧船一路走 徐天然道 你要再去仔細打聽 那支古玩鏢 是那個鏢局的鏢 何時准到 探子趕緊又打聽去了 徐天然道 這二友鏢局與本山夙有交情 這次走本山的水寨 也是要靠素往的面子 論綠林道的義氣 可不應該 如此驚慌 要知後事

後集 五女七貞

如何 請看下集分覺

九六

後集五女七貞第八集終